古言类编群碎录

谭枕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古言類編

（一名成語大辭典）

鄭曉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陵學山及鹽邑志林學海類編皆收有此書百陵本僅八葉學海本名學古瑣言亦僅十餘葉唯鹽邑本兩卷多至數倍故據以影印

鄭端簡公古言序

正德丁卯曉年九歲先公携至百可園教識字逾三月四書成誦先公喜曰可教也時時取經史解說大意後三十餘年詮錄授兒曹十不存一矣項甥子長進士見而說之遂付諸梓嗚呼音容如在忽失此身哉

嘉靖乙丑十月既望鄭曉識

鄭端簡公古言類編目錄

曾孫壻項皐謨編次

卷上

易　書　詩

春秋　禮記

卷下

大學　中庸　論語

孟子　史　諸子

雜言

鄭端簡公古言類編上　鹽邑志林第三十七帙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劉祖錫
姚士麟訂閱
孫男忠材重較

易

八卦伏羲所作重之者文王也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義畫也因而重之爻在其中文畫也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坤皆止八卦至周首乾乃有六十四卦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言義易也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言文易也

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當文王事紂之時乎是故其辭危讀易而後知聖人憂勤惕厲之心也文王羑里時年八十八其所演易爻詞是也讀其詞而見其心矣德愈盛則身愈下名愈彰則迹愈危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以服事殷之心也危必平易必傾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也危而平矣平易至于傾也易而傾矣傾可反而平也危易之心毫釐傾平之迹天壤

乾九五革九五皆聖人在天子之位也龍飛堯舜也虎變湯武也坤九五周公以之泰九二房玄齡

韓稚圭以之蹇六二諸葛孔明以之遯上九錢濳成有焉

乾之象見文王造周之德坤之象見文王事殷之心

易以文王爲中古禮以神農爲中古

易若無序卦後儒又將以六十四卦爲錯簡而別爲序次矣

伏羲作八卦非取於河圖也孔子傳易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

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又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不此之信而信漢儒之說可乎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亦不言洛龜事

後世言伏羲止八卦文王重之爲六十四卦者非也若無六十四卦何以能筮筮必六十四卦乃有三百八十爻不然筮必一爻動而後可占二爻動則無卦可占矣若謂至文王方有六十四卦何以唐虞時即有龜筮協從之說三皇堯舜何以取象

於濱於噬嗑等卦乎

文言元者善之長四句說者謂先師引穆姜之言恐非穆姜所能言蓋穆姜能記述先聖賢之言也

程子傳易據王弼本弼出費直朱子易本義據呂伯恭古易則本之田何費易長於卦筮無章句以爻彖文言等參入諸卦以解經田易傳自孔子經分上下以孔子所作爲十傳皆有章句蓋程朱傳義異本今乃並行乃以朱義從程傳學者不復知有古易矣

人皆知日必有夜夜必有日而不知利必有害禍

未必非福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知非難不失其正爲難

書

今文尚書二十九篇出秦博士伏生所謂虞夏商周四代之書也尚書本不止此遭秦焚坑之禍藏於壁中多遺失耳伏生以此教於齊魯間爲大傳三篇漢文時求治尚書者無過伏生使太常掌故鼂錯往受之至武帝時孔安國等專治古文尚書於是古文尚書反多於今文孔臧與安國書曰尚書二十八篇儒者以爲上應二十八宿不知又有

古文尚書是武帝前本無所謂古文尚書故孟子引放勳乃殂落云堯典安國古文分堯典愼徽以下爲舜典又分皐陶謨帝曰來禹以下爲棄稷分盤庚爲三篇分顧命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凡五篇中間多有改竄而尚書遂非故經劉歆云古文一十六篇者類多怪異之說凡經書所引率所不載當時老儒尊經不肯置對不肯奏立學官歆移書甚勤竟亦不聽安國古文相傳至東晉時又有二十五篇之書乃改棄稷爲益稷齊蕭鸞四年姚方興以愼徽五典不可經分爲舜典又增曰若

以下二十八字甚至改易刪落益無忌憚此又東晉假安國之書而爲之也蔡註集註並存今文古文吳氏纂言獨釋今文不可謂無見先儒嘗疑古文易讀今文固難讀亦欲有所釐正然古文中論學論政精密廣大之處甚多要非聖賢不能作故寧存而不廢伏生書先出名今文安國書後出名古文者以古文科斗書今文隸書故也

虞書一典二謨曰堯典曰大禹謨曰皐陶謨乃古本也五篇非古本矣

漢儒說九族有二禮戴及尚書緯歐陽說九族乃

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尚書說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九族皆同姓

平章百姓百姓不親百姓如喪考妣岡違道于百姓皆指民言圻內天下隨文立義爲是漢儒以爲百官非也

寅賓出日春分之昏言一日也平秩東作言一時也日中星鳥言仲春一月也

帝堯求人至公無私其臣放齊首舉丹朱曰尚親也帝不然又問舉共工尚功也帝不然又問衆舉鯀以尚才也帝又不然必至舉舜孝友乎人尚德

也故云禪舜張本

四岳即許由故曰許太岳之後唐虞之際四岳之功最大堯在位既久共工驩兜伯鯀朋黨蒙蔽洪水大害堯寔憂切故遜位四岳岳不受與廷臣同辭薦舜舜既爲百揆領衆職孜孜求才得羣聖賢若非四岳薦舜禍亂未可知也

舜初爲司徒再爲百揆三爲四岳四岳位在百揆上周官云百揆四岳四岳又在百揆下觀堯咨四岳不必百揆舜詢四岳後咨百揆百揆在四岳下也

五瑞引三圭二璧爲註是周禮不知唐虞時如此

否桓圭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
長九寸信圭躬圭蓋皆所以形爲琢飾文有麤縪
欲其愼行以保身皆長七寸或曰直者爲信其文
縪細曲者爲躬其文麤略穀璧蒲璧穀所以養人
蒲爲席所以安人蓋琢爲穀稼蒲葦之文經五寸
凡圭廣二寸厚半寸璧則內有孔外有玉其孔謂
之好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
之環
修五禮據周禮吉凶軍賓嘉五禮有庸不宜獨異
孔以爲公侯伯子男之禮王肅以爲王公卿大夫

士鄭以爲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此無文可據各以意說耳

虞書五刑註墨劓刖宮大辟據呂刑也魯語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鑽鑿薄刑鞭扑金作贖刑漢孔氏註爲黃金唐孔氏呂刑罰鍰傳爲黃鐵與此不同蓋古金銀銅鐵皆號爲金釋器黃金曰鐈其美者曰鏐曰金曰銀其美者曰鐐是金銀皆名金也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爲削冶氏爲殺矢鳧爲鍾桌氏爲重段氏爲鎛銚氏爲劒有銅有鐵皆名爲金鐵亦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

鐵皆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疋

蔡註言孔氏以舜喪畢之明年卽位改元不知何所據此蓋據孟子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南河之南云

康成曰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建丑舜建子舜攝位未改堯正故曰正月上日卽位改正故云月正元日非也猶云令月吉日辰良耳王肅輩皆言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夏已上皆建寅是也

五典五品五教若非孟子說明教以人倫後世何由知之漢儒已見孟子乃據左傳以父母兄弟子爲五品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爲五教五典非是太誓五常洪範彝倫卽五典也

上古教人之法不可考五倫之教自唐虞始舜命契以五品不遜孟子所謂使契敬以人倫三代因之國學鄉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教之在寬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是也夔教胄子以詩歌聲律禹欲教頑讒以侮明撻記書識颺其納言皆從容漸漬之道

伏生書傳曰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朝夕坐于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

伯益綜聲於語鳥介虛辨音於鳴牛漢儒言公冶長亦知鳥言被縲紲之辱又言伯益皐陶之子生五歲而佐禹治水論功錫土封伯賜嬴姓秦其後也又曰益若鳥獸其裔孫非予善養焉

謚法言起於周公恐前此已有之但至周公敘謚法增廣之耳堯曰神宗堯之先又有文祖藝祖湯曰成湯又曰武湯曰烈祖曰高后曰高祖曰神后曰武王守成之主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由是

觀之謚與廟號周公前固有之
有虞取人以九德夏因之周以六德六行六藝惟
商取人之途最廣孟子獨稱湯立賢無方然尤重
世臣舊族之選以故商之君德最盛治道最隆
漢儒言搏拊形如鼓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擊之以
節樂漢初相傳爲然予見今郊廟樂器亦有搏拊
狀狀如漢儒所云
舉舜敷治禹敷土敷於四海禹敷下土方四敷字
同是治意亦有分遣共治意解爲分別九州未安
商頌亦註敷爲治禹敷土三句非三事首句總言

禹之平治水土隨山刊木是治水之節目所謂益烈山澤而焚之奠高山大川是治水之綱領卽下文導山導水此二者乃治水之要

禹貢貢道皆曰浮于惟冀州無貢道止書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蓋島與碣石宇相聯書知爲海夷貢道若梁州厥貢惟鏐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當作一節浮於潛四句是一節梁州是今四川兼有陝西漢中金沔葦昌西和成縣秦州湖廣施州等地若貢物俱從西傾而來是東南至西北登舟矣西傾因桓是來止言織

皮出處與所由來也潛亦非一梁州三十六江皆是隨處登舟都到沔車行入渭又舟行也雍州厥貢惟球琳琅玕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當爲一條浮于積石四句爲一條西傾在今臨洮府一云洮卽桓西戎卽敘猶青州厥貢條中有萊夷作牧也

咨汝二十有二人蔡註是漢孔氏以四岳爲四人不數稷契皐陶仍舊職者而并禹益垂伯夷夔龍十二牧爲二十二人鄭康成又不數四岳及稷契皐陶而以殳斨伯與朱虎熊羆爲四人并禹益垂

伯夷夔龍十二牧當之皆非觀堯典兩書岳曰是岳爲一人舜賓于四門是四岳之職殳斨伯與朱虎熊羆是七人并九官乃十六人所謂八元八凱也左傳元凱中有伯虎伯熊又有庭堅卽皐陶字古先聖人稱神者三神農神堯神禹或曰神堯非堯號唐人以是尊高祖耳書不云乎受命于神宗碣石有二一在廣東南海口一在冀州北海口北碣石在海中如河中砥柱當河入海之衝鎖中國水口眞天造也河旁地淪於海碣石遂去岸五百里其地今爲遼東西南小海其西卽冀河入海故

道山海關至冀州豐潤一帶是也未有小海時遼東亦不屬兗者蓋須入山海關從永平冀州方至兗遠矣若屬青州片帆可達故唐虞時遼東今遼陽屬青遼西今廣寧屬冀自九河淪海而兗地甚狹

州境蔡註曰據曰距曰至皆用漢註正義曰據謂跨之距至也今按海不可跨青言據海蓋越海而有遼東也

沱潛灉沮乃江漢河濟支流兗多灉豫多沮梁多沱荆多潛

傳三江者以婁松東江當之恐非夫謂之江必源泉所注積爲巨川衍爲長流者今吳地三江直畎澮之大者豈足爲江三江與九江九河意同蘇說謂岷山之江爲中江嶓冢之江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即導水所謂東爲北江東爲中江者既有中北二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矣蔡氏力辨其非豈知江流變遷安得據今之江流而釋古書也況江漢合流同滙於彭蠡既滙而東合而復分至海口而復合入海猶同爲逆河入海也若以蘇說爲非今之江流則今之江流亦非書之北江中江矣

安得遽以書之中江北江爲誤而以今之江流爲是據耶舊志西楚霸王廟在和州江中去岸五里今廟在陸地去江五里註疏言三江入震澤又引韋昭說錢塘江亦在三江中謬甚

江漢朝宗于海書於荆州者二水發源於梁而荆當其下流之衝入海於揚而荆據其上游之會故於此言朝宗見其上無所壅下有所洩

韓苑洛先生言雍梁二州黑水是兩黑水不相通魏莊渠先生言本一黑水爲雍梁二州之界觀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一黑水爲是

雍州貢織皮之崑崙非河源也河源崑崙去中國不知幾萬里佛經云謂之香靡山古史官文法非後世所能及導山四節用二導字北條南條相對猶虞書四官春秋分命夏冬申命南陸北陸相對舉業文字率以導岍對西傾導嶓對岷羲仲對羲叔和仲對和叔不成條理四官中殷言二分卯酉陰陽之中正言二至子午陰陽正位

導岍及岐一條從河西北迤邐而東南西傾一條從河西南迤邐而東北此雍梁冀豫兗徐六州表

裏之山導嶓冢一條從漢西北迤邐而東南岷山一條從江西南迤邐而東北此梁荆揚三州表裏之山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冀西河上山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冀南河上山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冀東河上山壺口雷首底柱析城太行恒山千里而近其至于太岳王屋碣石千里而遥又東河之山長於南河南河之山長於西河

敷淺原在德安者甚卑小且於江流無甚關係法不得書地志所載在豫章者爲是

即今長江鄱陽之交廬阜山是也此山最高大又當南江北滙水口猶導嶓於漢入江據書至於大別也漢註亦言在豫章

唐一行言山河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底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穢貊朝鮮是謂北紀以限戎狄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北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栢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荊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以限蠻夷故星傳謂北戒爲胡門南戒爲越

門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會竝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濱相爲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竝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濱相爲表裏謂之南河四瀆以其獨入於海故名瀆漢水以入江而入海不得名瀆故海受百川在中國只四水同爲大河入海在兗州淮在徐州江在揚州濟在青州今惟江淮入海之處與禹貢同河南徙而奪淮入海濟因會通河借水通漕而其流竟莫可考

河不能決於底柱之上者河由兩山中行也出底柱則平原廣野又并受關東諸山之水水流益多水勢益大地形益卑水勢益急虞夏以前皆都在底柱之上商初都亳亦在諸山中書所謂適于山降凶德是也以後就水利反受其害以故殷數遷都至周之衰井田漸廢侯國爭水利者築隄以包沃饒之利避水患者亦築隄以隣國爲壑隄日多水日東日失其性而致怒決溢之害不小然決而南奪淮而行害郡邑爲少決而北則無復九河故道原野被害遠矣

北河何狹南江何廣河源遠而流曲江源近而流徑也郭璞黃河賦云踰淮減江言河大於淮小於江然郭時河非禹時河今時河又非郭時河矣河流入海處渝海者五百里九河所占不知幾百里今河決徙不常山東河南淮北徧地皆河往時河不過兗豫今至徐揚江流不改於禹時也河亦何減於江哉魏莊渠先生曰水氣旺則水形涸水氣涸則水形旺北方水位也水氣旺於北土尅水而水少南方火位也火氣旺於南水尅火而水旺此天地自然相制之妙河在北其形狹江在南其形

潤亦是此理不但南方爲然以四時言水氣旺於冬涸於夏故夏間水漲冬間水消五行皆然火旺於夏其燄不揚火囚於冬其燄反烈洞燭此陰陽消息之理則五行之政無難修矣此亦一說也

江源發梁州高峻處出峽稍平禹疏其上源爲三十六江所謂東別爲沱也河流注兗州卑處入海甚湧禹疏其下流爲九河所謂播爲九河也九江非禹所分原有九水注於洞庭今九江府非禹貢九江

弱黑河沈淮渭洛皆先言導後言水江漢先言山

後言導可恐江漢二條當在導洛之下亦自西北而東南

江初受漢滙於洞庭此南受沅湘諸水過此而東滙於鄱陽此南受嶺北豫章諸水疑彭蠡爲巢湖者絕無謂洞庭鄱陽二湖俱當南水北入江處猶今畎澮凡兩巷相交處即成一大漾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句斷漸深於被被遠於暨當時輿圖廣袤之勢然也讀朔南暨聲教者非是朔即朔方南止於荆揚彭蠡震澤之間當時江浙湖南廣東雲貴未入版圖

孔馬鄭王與皇甫謐皆據世本言有扈與夏同姓
楚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傳太子射父辭之曰堯有
丹朱舜亦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皆同姓
觀不可考
文王罪人不孥甘誓湯誓有孥戮之文蓋軍法也
康成曰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
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稾謂從而沒入縣
官也孔以孥戮爲權脅之辭
禮有救日之法於時瞽人樂官進鼓而擊之嗇夫
馳騁而取幣以禮天神庶人奔走供救日食之百

役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役庶人供之鄭註庭氏云以救日爲太陽之弓救月爲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恒矢其鼓蓋用祭天之雷鼓也左傳有日食伐鼓用幣之禮車馬曰馳步趨曰走政典七政之典籍也故言先時後時與周禮政典不同

禁都安邑在湯都亳西商伐夏當從東而往書序升陑升者下向上陑是山阜之地漢儒以爲歷險迂路出其不意陑在河曲之南蓋潼關左右從陑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西禁西出拒

湯故戰於鳴條之野亦謂是時夏都河山之會商
正路從東而西桀或西走北保太原西保泰雍山
河險固卒難成功乃從間道從西逼之敗必東走
東方平曠無險可走逐故也桀後果東入山出太
行東南涉河至三朡奔南巢湯就放之於此
商伐夏秋收時周伐商春耕時
唐虞及夏周盛時皆以用人致治然商尤重不說
用人只說求人曰聿求元聖曰敷求哲人旁求俊
乂人惟求舊後世求賢之名寔自此始商賢聖之
君六七作至於紂亾時尺地一民不失舊物所謂

九有之師肇域四海者蓋六百年夏周不及遠甚豈無自哉後世用人取之甚狹待之甚輕犬馬草芥異於商矣

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此建丑月也可見商改正朔不改月數漢註以前爲不踰年改元後爲服闋非也

伊尹事當以商書及君奭孟子左傳之言爲信汲冢周書妄也

先師王祀萬世其功德所由來遠矣唐虞之際七

聖一堂惟契爲司徒掌教人之事典謨中絕無契語言惟舜命契敬敷五教在寬孟子曰舜使契教民以人倫人倫五教之名始見於此契蓋道德純粹惇敘五典性行和平足爲世師者故其後世子孫千餘年間聖賢八九作成湯始言性字高宗始言學字曰誠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曰鬼神曰知曰行曰愛親敬長曰作善作惡曰好問曰改過皆商君臣始發之及其亡也箕子又以洪範授武王蓋自契至先師千五百年凡先師所以教人爲學者皆商先世相傳之旨也契以是教人開基受

姓先師亦以是教人垂世作則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其所由來遠矣

太甲子沃丁立八年而伊尹卒大霧三日沃丁以天子禮葬於亳祭以太牢親臨其喪尹時年百有餘歲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今亡

帝嚳居亳十四世至湯八遷復居亳湯後四遷至盤庚又居亳湯之前世本言昭明居砥石左氏言相土居商丘餘未詳

殷商竝稱北朝代魏亦然商頌云商邑翼翼捷彼殷武單稱也大雅云殷商之旅荅汝殷商兼稱也

亳是殷地故殷社謂之亳社

殷三仁皆紂同姓又大臣恩義與國存亾微子是帝乙元子故三仁自靖自獻之時箕子欲微子去殷勿死以存宗祀箕子比干自分必死微子當問時箕子答言我不顧行遯比干無一言相答已而比干諫死箕子諫佯狂紂不甚怒囚之未死其迹不同其心一也帝乙三子微子啓微仲衍紂本同母兄弟但其母生二微時尚爲妾進位正后乃生紂故謂二微爲紂同母庶兄箕子勸帝乙立元子將從之太史據法以爭曰有妻之子妾之子不得立

故立紂箕子比干皆紂諸父比干封爵不可考司馬彪註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紂既爲君箕子爲太師比干爲少師微子亦爲執政之卿又有商容膠鬲仲衍祖伊非無親賢其如不何用先儒皆信今太誓非僞書以爲孟子引太誓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等語春秋傳引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孫卿引獨夫受禮記引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此皆僞太誓所無遂信以爲

此眞太誓焉知好事者不以僞太誓無此文人不之信故用孟子諸書所引太誓文竄入所造太誓中以圖取信於人乎

太誓十有三年蔡註以爲武王卽位之十三年漢儒以爲通言文王九年大統未集并居喪之年中間武王卽位不改元故云十三年皆非是今太誓與僞太誓皆可疑詳玩今太誓亦不似武王太公周公召公文法詞意比之牧誓相去遠甚豈可卽據以爲當時信書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武王少文王十四歲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

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與太誓不合今考武王乙巳踐位已卯伐商乙酉崩蓋十有一年而東征或傳寫誤爲十有三年據此文王崩時武王年已七十七武王少文王十九歲

武成告于皇天后土孔氏以后土爲地泰誓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又以后土爲社小劉云后土與皇天相對以后土爲地然左傳又云勾龍爲后土豈勾龍爲地乎地名后土社名后土名同而義異洪武中合祀天地地神位書后土皇地祇嘉靖中分

祀北郊改書皇地祇大劉焯小劉炫也

異姓之邦庶姓亦在其中凡伯叔之國曰同姓甥舅之國曰異姓於王室無親曰庶姓

皇甫士安曰召康公文王之少子是於周公爲兄弟何君奭中無一言及之武王命康侯稱弟

劓截鼻五刑之一則截耳五刑所無呂刑以劓則爲三苗五虐之刑易噬嗑上九何校滅耳康成以爲臣從君坐之刑未審是劓否

召誥二月既望漢傳以爲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唐正義遂以洛誥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爲據非

是洛誥七年乃洛邑既成成王畱周公治洛七年而卒也作不知是何年皇極經世以爲在成王即位之六年年庚寅

自奄至于宗周歸于宗周以在周工往新邑即辟于周皆是鎬京成周是洛邑東郊是下都下都亦云洛邑毖殷頑民遷于洛邑是也周官正義以豐鎬洛皆爲宗周非是觀召誥王朝步自周至于豐畢命步自宗周至于豐可見專稱鎬京爲宗周

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可見同日祭天地此非常祭初立郊故祭漢說牛二天一后稷一非是豈作洛

大事止祭天而遷地乎下社是社稷之社非地也
漢說社稷共太牢郊特牲曰社稷太牢今社稷異
牢
武王定鼎郟鄏欲遷而未遑召公先卜黎水上以
夏殷皆在河北故也卜而不吉乃卜河南澗瀍之
間爲王城吉又卜瀍水東爲下都以遷殷民亦吉
二地皆在河之南洛之北今河南府是也厥後平
王遷是王城敬王遷是下都春秋昭公三十二年
城成周乃下都也顧氏云先卜河北黎水者以近
紂都爲其民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民

平王去豐都成周即今河南府周公所營王城豐爲西周敬王又去王城而遷成周此乃下都即所謂瀍水東也王城即東都澗水東瀍水西也故自敬王之後又謂王城爲西周下都爲東周

漢儒以命公後惟告周公其後王命周公後爲封禽父於魯爲周公後非是詳玩經文君臣之詞是周公留後於洛成王即辟於鎬漢儒又以王在新邑爲成王居洛亦非王在猶行在蓋是年周公繼召公至洛必以王命祭告郊社如今遣官攝祭之禮惟宗廟未祭待成王躬親之亦以留公告不可

遣公祭也故於篇終又敘戊辰烝祭祭雖冬禮之常告文專爲畱公治洛逸祝冊是祭廟祝文作冊逸詰是命公畱洛詰命皆史逸作

成王乙酉卽位時年十三周公攝政明年三叔祿父淮夷奄人叛戊子始平之庚寅營洛周公反政於成王而畱治洛邑丙申周公卒蓋攝政者六年畱洛者七年

湯有天下聿求元聖伊尹也其次咎卽萊萊又或是疑臣扈汝鳩汝方誼伯仲伯咎單湯元年至太戊立時一百二十年矣事太戊者卽此臣扈耶

周公敘商六臣言高宗時有甘盤而不言說何言正義云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喪不言乃求傳說漢儒以爲即位初有甘盤佐之甘盤卒後有傳說說有大功周公數六臣不言說未知其故蓋此六臣皆商前王舊臣輔後王者說乃高宗所求非其父小乙所遺之臣也周公留召公專述舊臣故數盤而不及說耳

散宜生南宮适閎天太顛皆學于太公疏附先後奔走禦侮總言文王之臣宣力任事如此非專指四臣四行

康成以三亳阪尹共爲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也皇甫士安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蔡註立政用士安說註盤庚又用康成說二書亳同康成說是

古史官見于經者書有史逸及太史司寇蘇公蘇公卽太史故稱公非呼太史而使書蘇公之事蓋是時蘇公以太史領司寇其他史見者史過史墨史克之類亦多漢儒言容成造曆大撓作甲子皆黃帝史官

成周時六卿遷轉三公不然初太公爲太師卒周公代之周公卒畢公代爲太師召公仍爲太保周公爲冢宰卒召公以司空代之代冢宰而不代太師也召公歷三朝皆太保畢公代太公爲司馬而不代太師毛公代召公司空而不代太保蓋毛公代榮公爲太傅康叔代太史蘇公爲司寇而不代其太史代太史者逸也

周時六卿以天地春夏秋冬爲序不以所領公孤爲先後如顧命召六卿召公太保以冢宰第一次司徒芮伯宗伯彤伯司馬太師畢公司寇衛侯司

空毛公太傅不以戾伯封爵論

十一人執七種兵立七處畢門之內夾兩階戺凡六人立堂下以去殯遠故皆士五人立堂垂側階去殯近故皆大夫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從近向遠也在門者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畢門卽路寢門兩階者路寢三階中階無人升降故不設兵衞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王出在應門之內乃畢門之外也

路訓大故君所在以大爲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

車曰路車

漢孔氏註九黎之君號蚩尤史記蚩尤在炎帝之末楚語九黎在少昊之末孔註又言蚩尤爲黃帝所滅與史記同孔見楚語而爲此說蓋以蚩尤是九黎之君黃帝雖滅之種類尚在故至少昊末復作亂康成曰九黎學蚩尤蚩尤霸天下者孔氏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貪者應劭云蚩尤古天子諸說不同今考黃帝滅蚩尤於涿鹿之野在北鄙南蠻多黎種九黎三苗皆南蠻蚩尤九黎非一種也楚語云三苗復九黎之惡苗與黎同種康成亦云

三苗卽九黎之後顓頊誅九黎其子孫爲三國高辛衰復爲亂堯又誅之舜攝位又竄之禹攝位又征之

周禮職金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是周之贖亦止用之官府學校鞭杖之刑五刑有流而無贖言士則民亦無贖穆王時五刑皆贖又不分士民

孔註言淮浦之夷徐州之戎帝王所羈縻故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始皇崩至孔可數十年古老及見其事故孔云考之漢世內地無戎夷秦誓之終周書也聖人有意焉非直與穆公之寡

過也秦伯益之後世本諸書甚明益與舜禹稷契皐陶事堯皆有大功德故禹薦益於天執大圭而命之曰爾後人其昌舜禹身有天下稷契子孫有天下後乎周而有天下者非益之後其誰故曰繼周者百世可知也秦有國久而有天下若是促者非益之劣於稷契也始皇之暴忍悍毒促之也或曰皐陶之後何以不有天下史不言益皐陶子乎唐三百年皐陶之後也

書古文蒼頡舊體書有六體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此造字之本蒼頡以後字文雖變字體

皆同周宣王以前皆蒼頡體宣王時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號曰篆籀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衛恒曰蒼頡造書觀於鳥跡因而遂滋故謂之字字有六義至于三代不改及秦周篆書焚典籍而古文絕許慎說文言秦有八體一大篆二小篆三刻符四蟲書五摹印六署書七殳書八隸書新莽改定古文使甄豐校定六書一古文孔子壁內書也二奇字即古字有異者三篆書即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佐書秦隸書也五繆篆所以摹印也六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蓋秦罷古文而八體非古

文矣

詩

轅申毛韓四家言詩爲漢儒宗今韓詩外傳大抵斷章取義語涉恢諧豈足名家必更有詩傳此特其外傳韓申說無傳

邶風栢舟詩序言仁而不遇衛頃公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故云夫子曰於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是也釋詩者以爲婦人不得於夫之詞至以羣小爲衆妾恐未然蓋此詩語意似婦言亦猶後世忠臣端士不得于君而爲去婦歎出婦詞妾薄命

耳

擊鼓閔衛亂也內有土木之役外有版築之役南有戰陣之役國小役煩民不堪命

淫奔之什多男女泛然相值相戲之詞惟衛風外內亂禽獸行宣公上烝夷姜下通宣姜如雄雉苦匏所刺公子頑又烝君母宣姜鶉鵲不如矣所以竟滅于狄觀此則知閨睢爲王化之基不誣禍第之間隱微之際世之治亂國之興亡家之昌替身之壽夭存焉愼哉愼哉

式微中露泥中注疏以爲衛二邑恐上言中露下

言泥中猶云倒身天地耳

詩無燕風有召南無宋風有商頌魯亦然周南周末有天下時詩也故不曰雅而曰南

木瓜詩序美齊桓公也衛有狄難出處於漕桓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衛人思欲厚報之而作是詩朱傳疑以爲相贈答之詞又漢儒相傳以木瓜爲楙木實如小瓜可食恐未然木瓜李桃一也今人有以木爲果者酒檻中嘗用之蓋無用之物此詩言人以無用之物問我尚思厚報之況齊有大造於我乎木瓜猶言土飯也

詩揚之水戍申也申平王母家周語曰申呂雖衰徐許猶在此四國皆姜姓四岳後也言甫許者以其同姓重章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申被楚害故戍之朱傳曰幷戍甫許

王風丘中有麻序曰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作是詩箋大夫氏子嗟字也由子嗟教民農業故去而人思之施施難進而易退子嗟在朝則能助教行政隱遯則能使撓埴生物公羊傳有祭仲往省於雷之文毛云子國子嗟之父箋云言子國著其世賢也疏云毛時書籍猶多或有所

據未詳毛氏何以知之朱傳直以爲婦人淫思之詩更詳之或曰思賢何以曰彼不曰彼美人兮
猗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道致人以爲齊侯之子左氏亦云桓公曰同非我子齊侯之子然文姜桓公三年歸魯至六年九月生子同中間未嘗會襄公故春秋書子同生詩亦言展我甥

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滅晉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爲晉君列於諸侯無衣之詩蓋述其請命之意左傳魯莊公十六年僖王使虢公命

曲沃伯爲晉侯此大事春秋不書不赴告也僖卽鏊

士入朝見妒妒賢嫉能者寔子孫黎民之禍故嘉魚美太平之君子樂與賢者共之朝臣願多賢實爲美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自古致亂皆由貪人讒人濟惡共事蔑不敗亾蕩曰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釋之者曰疾人重賦斂也威人峻刑法也強禦掊克曾是在位釋之者曰暴虐聚斂之臣也何人斯曰爲鬼爲蜮巷伯曰緝緝翩翩捷捷幡幡巧言曰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又曰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皆惡讒人亂國是也

楚茨信南山甫田三詩皆言公卿力田修祀然祀禮儀節因之有可考者直祭祀于主索祭祀于祊正祭于堂繹祭于祊繹祭之祊在廟門外正祭之祊在廟門內爨爨煮肉廩爨炊米廩爨又名饎爨東西爲交邪行爲錯內羞房中之羞作肉羞者非是宰夫內羞司士庶羞內羞米在右陰也庶羞肉在左陽也諸宰徹諸饌君婦徹籩豆燕于寢祭于廟燕祭不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

詩傳曰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腸爲上

殺以爲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供賓客
射左髀達于右髃爲下殺以克君庖貫心疾殺肉
最潔美爲上遠心次稍遲次之中脇死最遲又次
之三不獻面傷踐毛皆逆射嫌于殺降不成禽惡
害幼少也小犯易死而難中故曰發大兕易中而
難死故曰殪

賓之初筵言非射非祭不飲也射飲先飲祭飲後
飲將祭擇士先射于澤宮後射于射宮大射射于
射宮將祭擇士之射也賓射射于朝諸侯來朝之
射也燕射射于寢賓客相飲之射也大射皮侯賓

射五采之侯燕射獸侯又有鄉射州長與民射于州序也并王皮之射爲五射祭奏樂聞之魂也而求其降求諸陽也灌地聞之魄也而求其出求諸陰也商人尚聲先樂周人尚臭先灌又曰廟祭取蕭合膟膋爇之使臭達墻屋亦以求神于陽也

副車朝祭者曰貳車兵戎者曰倅車田狩者曰佐車皆謂之後車

瓠葉序言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而廢禮焉牛羊豕爲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

曰牽

茹蘆茅蒐茜地血蒨一也可染絳藐茈草茈茇一也可染紫茗紫葳凌霄一也可染皂勃又名鼠尾亦可染皂

笙詩有辭有聲如其有聲無辭宜曰笙調不曰笙詩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今亡宋公享公孫昭子賦新宮將謂管亦有聲無詞耶其謂斯干爲新宮者非也笙詩之亡猶管詩之亡也書曰琴瑟以詠笙鏞以間詩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皆有詩也歌詠之聲依之律和之自后夔以來未之有

改也是故升歌三終鹿鳴三詩也笙入三終南陔三詩也間歌三終魚麗由庚六詩也合樂終則三南六詩衆聲偕作矣于是工告樂正曰正歌備皆謂之歌而可謂之有聲無詞耶凡樂四節首節歌也比歌以瑟也二節笙也輔笙以磬也三節歌笙相禪也四節鄉樂也凡樂四節爲詩十八篇皆有聲有詞鼓琴鼓瑟笙磬同音以雅以南此之謂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恫註言宗公宗廟先公也箋云宗公大臣也晉語云文王詢八虞度閎夭謀南宮諏蔡原訪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以寧百神而

和萬民故詩云惠于宗公神罔時恫神者聰明正直依人而行人能行善則民欣悅皇矣序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湯以孤聖獨興禹則父無令問故詩中歷言太王太伯季歷以及文王云

公劉自邰遷邠諸侯從者十有八國公劉未至之前邠爲戎太王既去之後邠爲狄

周宣王時多賢尹吉甫最優文武全材也觀伐玁狁及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四詩可見崧高送申伯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烝民送樊侯仲

山甫又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若自稱者何也當時召伯不宜出營謝樊矣不宜出城齊吉甫詩意可見

詩註疏云王室之衰始於懿王非也周家積德耕稼養人千年至武王爲天子年老未幾崩成王立時內則管蔡外則奄商淮徐相繼叛雖以周公討之尚有破斧缺斨之憂兵戢之後汲汲興修禮樂一傳至康王尚有召公畢公毛公康叔禽父丁公燮父數親賢大臣相與內外佐佑康王崩而昭王立遂南征不復竟亦未聞有討罪之師昭王崩穆

王立海內益多事徐子稱王乃在中原豈特荒服不至而已君子惟強於爲善使子孫可繼耳興衰豈能預料然周室雖衰爲天王者八百年自經史以來未有歷年如此其遠者天道固不誣也

周之衰也用事大臣皇父榮夷公嗜利尹氏私其親黨干撓朝政暴公好讒又有婦人寺人熒惑於內國安得不亂戎狄安得不交侵乎

魯頌僖公之盛然魯衰亦自僖始三桓專兵執政皆在僖時元年公子友敗莒爲季孫氏四年公孫茲侵陳爲叔孫氏十五年公孫敖救徐爲孟孫氏

魯頌多僖公時詩雖能振復先緒然立三桓致專魯政一傳而有子赤之禍祿去公室矣

魏莊渠先生言魯始封乃伯禽非周公也不知此何所據蓋據魯頌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故云此直述魯之有侯自伯禽始耳周公以親以功封魯侯留王朝不曾至魯故禽父嗣侯於魯並有武王大封功臣兄弟之國十四人康侯少弟尚已封衛周公四弟又開國元勳乃不封直至成王乃封乎王曰叔父是成王稱周公也必武王時伯禽尚少留侍世子至世子即位後而遣之之國伯

禽決非始封之君魯得用天子禮樂亦不經見不足信趙伯循說亦不知何所據魯頌四篇皆史克所作駉序曰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於坰野魯人遵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魯之僭天子禮樂大抵自此時始也

玄王湯也朱傳以爲契以下文有武王又有至于湯字也但追王始於周亦止追王三世太王王季文王后稷始祖以下皆稱先公若商則未有追崇三世禮況始祖乎若商已追崇契周必追崇稷矣

桓撥二字本湯功烈桓者武也撥者撥亂反正也受小國大國亦湯事契何有焉

春秋外傳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賞元侯呂叔玉乃以周頌時邁執競思文當之非也頌以歌於宗廟豈可用之饗元侯朱子以執競爲昭王後詩又曰此即周公制禮九夏之一二說相舛必記者之誤樊遏渠蓋逸詩也韋昭以肆夏即樊遏渠叔玉又以樊遏爲一詩未知孰是

爾雅蓋詩訓詁也蓋子夏傳詩者也子夏輩六十人纂先師微言爲論語論語中言詩者多矣子夏

獨能問逸詩遂悟務本之學晦庵讀詩綱領述論語十條而終之子夏得無意乎傳記中言子夏嘗傳詩今所存者詩大小序小序文非盡出子夏故曰爾雅即子夏之詩傳也疏言釋詁周公所作今其中一字二字者姑弗論謔浪笑傲變風詩焉得周公釋乎支干九州五方四極佛佛僧僧之類詩無其文者或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要之傳詩者十九且爾雅有釋詁釋訓毛公亦以其傳詩也故其解詩錯取爾雅之名題曰詁訓傳則爾雅之傳詩毛公固謂其然矣詩有風雅頌而獨云爾雅者

雅有二小雅兼乎風大雅兼乎頌何以故詩之辭有體比之樂有音大雅之體與音頌類也小雅之體與音風類也故曰爾雅兼風頌矣爾之言近也易也言其近且易可以明雅也古之解經者訓其字不解其意使人深思而自得之漢儒尚然至於後世解者益明讀者益略麤心浮氣不務沉思譬之遇人於途見其肥瘠短長而不知其心術行業也陸農師以說詩有名多識鳥獸草木蟲魚注爾雅又著埤雅

春秋三傳

聖人將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於周史乃作春秋既成以授游夏令叅正之對曰不能贊一詞已乃稽之卜得陽豫之卦此漢儒之言其去聖人未遠宜信

疑傳疑信傳信一仲子也左公羊以爲惠公之妾桓公之母穀梁以爲孝公之妾惠公之母觀春秋書惠公仲子恐左公羊說爲是公羊以子氏爲隱公母穀梁以爲隱公妻妻是也

穀梁傳曰諾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

及二伯然虞征苗禹誓師五帝已有誓周禮司盟之官三王亦有盟左傳云平王與鄭交質是桓文前亦有質穀梁傳出漢初未見諸經耳

公羊傳云天子庶人皆親逆左傳謂王尊不逆后魯哀公曰冕而親逆不已重乎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天子親逆之說也

出此三物以詛爾斯三物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臨時假用亦有不必牲者孟任割臂盟莊公華元登牀盟子反又曰盟皆用牛

胡康侯曰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穀梁氏曰苞人民敵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胡說爲優）

諸侯五廟惟魯六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穀梁曰太室即（世室）

左傳潔粢豐盛言爲穀則潔清在器則豐滿

左傳魯定公八年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頗高之子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子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既斃矣焉能射人殪曰什也要離謂夫差云臣迎風則偃背風則仆仆前覆偃卻倒

周禮太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卜應卜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僖公二十五年晉侯卜納王得黃泉之兆曰吾不堪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哀公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又筮之遇泰之需皆先卜後筮

杜氏謂獲麟而作春秋范氏言作春秋而麟至杜說是司馬公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數之纔得萬八千字李氏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公穀書孔子生左書仲尼卒皆非春秋本文

康成六藝論曰左氏善于禮公羊善于讖穀梁善

于經康成箴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
自後二傳微而左氏顯
聖人以春秋屬子夏孝經屬曾子春秋二尺四寸
書孝經一尺二寸書詩亦屬子夏
呂氏春秋引仲虺言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孝經
曰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于不孝殷周之刑豈
煩簡相縣至此

禮記

人生七年曰悼十年曰幼二十曰弱而冠然少昊
十二而冠魯襄公亦然三十曰壯乃有室文王年

十四而生伯邑考四十曰強乃仕禹益治水皆年未二十五十曰艾言髮蒼白如艾也然又曰少艾六十曰耆男子耆而閉房無世子則命貴公子將斃亦如之蓋未六十無立庶子爲世子之法恐立而復黜乃亂道也七十曰老家事傳矣況王事乎故曰大夫七十而致仕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四邑十六井爲兵戎馬二牛三四丘爲甸長轂一乘四馬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丘馬謂之匹馬甸馬謂之乘馬

古之學者且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用力少而蓄德多三十而立

夏小正正月雉震呴驚蟄而呴也謂震爲晨未然文中子司馬公方氏皆曰晨呴朝呴亦未爲非但雉寔遇雷鳴而始呴呴多在朝不在夜耳

高禖即先媒亦曰郊媒又曰人先

犍爲文學曰螟螣蟊賊四種蟲皆蝗也陽祀騂牲陰祀黝牲此皆漢儒說

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聚祭之周之七祀雖四時祭於臘亦聚祭也八蜡諸神共立尸而伊耆氏配

之伊耆始爲蜡

陰厥陽厥求神無定在也不知其神在此乎在彼乎故有正祭必先之以陰厥終之以陽厥孝之至也孝之至也愛之至敬之至也何言乎陰厥陽厥也陰厥於奧也陽厥於屋漏也奧室西南隅不得戶明故曰陰厥屋漏室西北隅當屋之白故曰陽厥此疏說也抑亦陰謂神之歆祝而始來陽謂神之就享而將去其來來自陰也其去去自陽也詩正義云大夫無陽厥非也夫特牲饋食士禮也陰厥陽厥不殺於士而況大夫少牢饋食不有陰厥

乎有司徹不有陽厭乎少牢饋食有司徹皆大夫祭禮也一事也有司徹者少牢饋食之終也大夫之祭始儐尸于堂卒禮尸于室一日之事也非若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繹故少牢饋食無陽厭有司徹有之有司徹無陰厭少牢饋食有之大夫之祭其先也隆於上而殺於諸侯也非大夫無陽厭也惟夫宗子殤者陰厭耳矣庶子殤與無後者陽厭耳矣是謂殤不備祭由是觀之陰厭之禮隆於陽厭備於陽厭徐於陽厭陽厭者徹俎而改饌也又曰二厭無尸陰厭而後迎尸尸出而後陽厭也

索祭羣神報之曰大蜡臘祭先祖五祀令民得大飲曰息民息民大蜡二祭同月大蜡之祭素服息民之祭黃衣古者祭服尊於朝服

恒豆朝事也水產其醢陸產加豆饋食也陸產其醢水產

士冠禮天子諸侯大夫同天下無生而貴者冠而受命於君始貴也若天子諸侯踐祚而後冠者又有公冠禮其實以大夫之賢者

衡紞紘綖四者皆冠之飾衡維持冠者笄是也紞縣瑱之繩即充耳也紘繫冠於首冠冕有笄用紘

紘用一組緇布冠無笄用纓纓用二組纓自上而結下紘從下而屬上皆垂其餘也綖冠上覆者冕以木爲幹衣其上謂之綖漆之以韋爲之以縉玉也鞞鞛佩刀削飾上曰鞞下曰鞛鞶紳帶即大帶厲帶垂貌游旌旗之游纓馬膺前飾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

王有族食族燕之禮食禮無飲燕禮無食大事有饗禮兼飲食

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曾者重也

伶氏世掌樂官而善於其職故後世多號樂官爲

伶官黃帝時伶倫改律景王時伶州鳩論鍾簡乐賢人不得志仕於伶官萬舞能武舞也籥翟能文舞也如虎可以禦亂如組可以師衆錫爵者燕飲獻工之禮惠散者祭末而賜樂吏也所謂見惠不過一散散五升爵也

記曰雩宗祭水旱也宗讀爲禁禁讀如字者誤矣夫雩請雨故祭旱則雩禁請霽故鄭水則禁古之人雩祭以牲雲漢詩曰靡愛斯牲是也禁祭以牲春秋大水鼓用牲於社於門是也左氏凡天災有幣無牲之說豈別有據者乎周禮雩祭司巫禁祭邶

人各專其事漢禮雩衣皂禜衣朱各異其物蓋雩從雨禜從火故雩以女禜以男雩於北禜於南陰陽之義也舞皇用瓢古法也或謂雩以男倮禜以營域更詳之

行也祖也釋載也一祭而三名也祖而舍載飲酒於其側曰餞

尸取同姓同姓之中用其適男周公祭天太公爲尸祭社召公爲尸

一丈爲板言其長五板爲堵言其高五堵爲雉雉長二丈

冠者取脯適東壁北面見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益冠時母在闈門外闈門在東婦人入廟所由之門故適東壁北面見之母拜者拜受脯也非拜子也脯祖宗所賜也其曰母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非是

晉語云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在始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蔑由至矣

天子至大夫婚皆有留車反馬之禮婚車在百兩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女用昕婚用昏請期

用昕親迓用昏日入三商爲昏霜降婦功成嫁娶行氷洋農業起昏禮巳季秋至孟春皆可昏

鄭瑤簡公分類古言卷上終

鄭端簡公古言類編下　鹽邑志林三十八帙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
劉祖錫訂閱
孫男忠材重較

大學

石經大學次序亦自可玩味首大學之道四句次古之欲明德一節又次物有本末四句又次綿蠻詩又次知止節又次邦畿節又次聽訟節又次自天子二節又次物格而后知至節又次所謂誠其意章又次所謂修身章食而不知其味下有顏淵

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二十二字次所謂齊其家章次所謂治國章首節次一家仁節次如保赤子節次故治國五節次所謂平天下首三章次秦誓四節次節彼南山節次是故君子先愼乎德四節次殷之未喪師節次楚書節次是故言悖節次康誥惟命節次舅犯節次仁者以財二節次生財節次孟獻子二節次是故君子有大道節次堯舜帥天下節次明德親民二章次穆穆文王三節終焉

大學漢儒所註本是恐不可更爲詮次親民二字

陽明先生說爲是

壹是皆以修身爲本非謂齊治平以修身爲本是格致誠正與齊治平通以修身爲本吾儒格致誠正工夫與佛老無甚異但二家不歸於修身遂涉虛無寂滅吾儒卻說修身須於視聽言動綱常倫理實踐故曰格致誠正要在修身爲本權謀術數一切功名之術豈不知治人但知治人而不知治已故曰齊治平要在修身爲本

大學一篇初在戴記中程子始表章因而更定之朱子爲之章句今傳習者是也漢大司農鄭玄所

註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所疏皆古本也元金華王氏栢四明黃氏震草廬吳氏澄國朝正學方氏孝孺山陰景氏　温陵蔡氏清莆田鄭氏瑗新安潘氏潢各有說惟餘姚王氏守仁尊信古本余固不敢謂古本有錯簡也又有石經大學與古本大學不同魏政和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衛覬郝淳鍾會等以古文小篆八分刻之於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庸傳焉松表述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太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學庸皆子思所作經緯

之說亦不爲無見蓋必有所受矣戴鄭賈三家皆不分經傳經傳分於宋儒

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親民也養之教之所以齊治平也故曰樂利曰散財聚民曰不畜聚斂之臣皆所以養民也教不言庠序學校而惟以好善惡惡者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也庠序學校之教亦興賢而糾不肖耳況好惡之正又身教之則也舉錯在此則民之趨避在此

用人理財平天下大急務用人是教理財是養古之教人所教在是則所用在是所用在是則不教

而人自從之後世所教非所用所用非所教萬語千言人誰信之古者養民何嘗有所施於民只是不妄取之而已後世竭民財力不得養其父母妻子而以區區帛肉與民曰我養老又輒云免租幾分而寔他端取之以盈其數皆由生者寡而食者衆爲者舒而用者疾一有軍旅水旱窘迫無策又加賦於民所謂恒足正謂平日生財卒有兵荒自能贍給非謂一歲之入僅供一歲之出而已苟歲入不足支歲出國之喪亂無日矣

楚書曼犯二條更說用人事善仁親固所當用必

得賢大臣方能用之若大臣小人反加排擠矣故又引秦誓一大臣好賢者卽南山有臺之君子也一大臣妒賢者卽節南山之赫赫師尹也此二大臣又必得仁人在君位方能退妒賢之大臣而用好賢之大臣好賢大臣周公後惟房玄齡一人可以當之妒賢大臣自李林甫後不止一盧杞也天下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

中庸

天命之謂性命卽詩維天之命易窮理盡性之命孟子立命之命

康成曰子思作中庸以昭明聖祖之德不言大學是曾子作疏以十目所視節爲記作之人引曾子之言以證之

教卽學也教人之教乃學中之一事耳修道之謂教自明誠謂之教皆自學也佛家亦云頓教漸教頓自誠明漸明誠俗云儒釋道三教教之爲言學也

喜怒哀樂一節不是原起說乃是說戒懼不覩不聞愼獨後復本體也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不是又進一層工夫俱在戒懼愼獨中位育似不可分

屬中和亦不可言以此位天地育萬物只是聖人在天子之位天地萬物各得其常爾不俟分外禎祥之類也書曰夏后方慙厥德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鱉咸若是也即無位者能如此修道一家之中父母親族童奚相安耕漁蠶織鷄豚狗彘竹樹果蓏各遂其生亦是位育

發而中節怒而刑殺人也是和哀而慟也是和如不中節喜樂亦是乖戾於此體察便見吾儒之學與佛氏不同

夫徵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正是發愼獨戒懼工

夫無時無處而可忽微顯非鬼神微顯即所謂莫顯乎微也

中庸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易曰文王作易其有憂患乎皆孔子之言也何以既曰有憂又曰無憂或曰有憂者國事也無憂者家事也恐未然惟其有憂所以無憂惟其無憂所以有憂

宗廟序昭穆堂上序祖宗之昭穆堂下序子孫之昭穆但此句所以序昭穆卻是言子孫也昭穆廟中序次非漢儒言之後人何由知之

至誠前知專據人事禎祥妖孽卜筮吉凶四體得

失皆無定與亾亦然惟善不善卻有定理如禎祥本是與之兆前知者但知善者必能當此禎祥而與不善者必不能當此禎祥而亾餘放此故亂世之禎祥豪傑所喜治世之妖孽賢聖所憂至誠如神惟誠故明無意於訛與訛亾惟知訛善訛不善耳動乎四體一端尤難解註中執玉高卑其容俯仰尚易見更有難知者如夏臺囚而商熾羑里繫而周昌句吳以文身開國朝鮮以被髮建邦魯莊以趨蹌蒙羞漢成以容儀促祚丹朱以啓明殄世商周以慧辯殞身非聰明睿智者其訛能察於斯

至誠至聖聖言外德之至誠言內道之至惟有爲已之實心工夫一節密一節自造其地道體本無聲無臭故求道亦必自不覩不聞時著力戒懼乎其所不覩不聞非是著相亦非是著空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此有物乎無物乎

小德大德非分體用即欲細分小德大德是體不害悖竝育行是用川流敦化一字一意脉絡分明是川而往不息是流根本盛大是敦其出無窮是化

堯舜亦非生知安行惟太昊炎帝黃帝可以當之

但聖人日知日行日明日熟凡人日昏日倦日退耳

開闢至今惟天不增不減土有增有減山有減無增水有增無減土山水皆地也統言之地亦不增不減然其形體亦改變矣其於人也形體有減無增嗜慾有增無減惟天命之性不增不減

心無動靜動靜非心也性無善惡善惡非性也動靜者意也善惡者情也有知覺者意也情也無知覺者心也性也故曰無聲無臭至矣

論語

漢初論語三家魯人所傳曰魯論論語即今所行篇次也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玄成魯扶卿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名家齊人所傳曰齊論論語視魯多問王知道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昌邑中尉王吉少府朱唫琅邪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之惟吉名家古論語者魯共王壞孔宅得古文論語於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爲從政篇篇次不與齊魯同博士孔安國爲傳後漢南郡太守

馬融注之安昌疾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行爲世所貴禹以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竝爲章句列於學官漢末大司農康成就魯論張包周篇章衆考齊古爲注魏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包咸周馬鄭陳王周生說幷已意爲集解宋侍講學士邢昺爲之疏古文者科斗書也所謂倉頡本體周所用今人不識也形多頭麤尾細狀復團圓似水蟲之科斗聖人無行不與即是教不必就事就問始爲教故

曰予欲無言孟子反齊滕之路不與子敖言使事吊公行氏亦不與子敖言樂正子乃從之自魯之齊烏在其師孟子乎是時孟子在齊子敖使魯故樂正子自魯從之至齊孟子稱樂正子好善未聞不能惡惡而能好善者蓋孟子切責之後改悟而進德也

思無邪疏曰詩之爲體論功頌德止僻防邪大抵皆歸於正故此一句可以當之

佾舞之數服虔說每佾八人蓋減行數不減人數隱五年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

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杜預云惟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爲列諸侯則不敢用八預及何休說行減人亦減正義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減卽人數亦宜減從何杜說諸侯則六六三十六人也

揖讓而升者出次揖及階又揖升堂又揖下而飲者射旣畢揖而下衆偶畢又揖而上勝者先升負者繼進坐取觶豐上立飲卒坐奠觶豐下季長曰多算飲少算禮又曰勝者袒決執張弓不勝者脫決持弛弓

疏說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禮有金鐸木鐸鐸鈴也皆以金爲之舌金曰金鐸木曰木鐸周禮教古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疏云武事振金鐸文事木鐸

定公繼兄昭公而立受制意如意如逐昭公旅死於乾侯王法所必誅又廢世子衍及務人定公不能　孔子修春秋於其元年不書正月亦不肯

仕魯其答或人之問獨舉友於兄弟爲言蓋貪位保奸而忘君父兄弟之讐孝友安在

微生畝高一人畝名高字也名呼聖人而誚其佞直也乞醯與隣非直也必欲周人之急亦非固矣故聖人兼遜而稱許之

子桑伯子王肅何晏皆云書傳無見康成以爲秦大夫公孫枝字子桑也邢昺以爲非是衛大夫亦有公孫枝

章者文之成句者辭之絕章者明也總義也包體以明情也句者局也聯字分疆以局言也

聯字成句聯句成章積章成篇積篇成帙

老彭正義云即莊子所謂彭祖王弼以老爲老子彭爲彭祖世本云老彭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籛音翦一云即老子

人不堪其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三句似非聖人之言試去讀之意尤渾然

季文子初得政歷武子悼子平子桓子五世定五年陽虎囚桓子及公父文伯九年魯伐陽虎虎出奔齊季長註陽氏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

柴字子羔施字期滅明字子羽不知何義

姓一字而名三字令尹子文姓三字而名一字庑莫陳悅

太伯伯夷季札皆讓國季札固不及伯夷然取其節惟顧天倫而輕人爵何等高潔若以宗社論札雖不讓可也若太伯又非伯夷所能及伯夷直欲伸已志前後事都不粘帶季札尚顧其國季札守節之讓伯夷求仁之讓太伯達權之讓也觀札之觀周樂年九十餘尚將兵救陳其學識才略亦豈易及哉春秋書吳子使札來聘本是褒詞稱吳子稱使稱來聘語意可見其稱名者禮使大國以卿

大夫無職而使曰攝札非有職者以賢故攝凡使於上國者卿大夫則書公子公孫否書名蓋非世官不得稱公子公孫稱公子公孫即官矣札本吳太伯仲雍後吳以讓建邦亦以讓喪邦

凡服必中外之色相稱羔裘用緇衣以裼之麑裘素衣狐裘黃衣狐裘蒙上用裼衣裼衣上加正服夏不用裘用葛緇衣羔裘視朝之服黑色素衣麑裘視朔之服白色黃衣狐裘大蜡息民之祭服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蓋大蜡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行事郊特牲蜡祭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註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

車中不內顧包氏曰前視不過衡軛傍視不過轊轂子謂視不下帶顧不過轂匪惟存心亦以養目

近世多議從祀諸儒而不及十哲十哲直取陳蔡一時與難之賢非孔門定論自開元迄今無敢議者夫有若之言四見於論語大類聖人公西赤志於禮樂有爲邦之才其爲言語政事不優於宰冉乎我求言行不必徵諸史傳論語中多有之視二子優劣何如宜進祀二子於殿上改求我庶中

聖人皆名呼弟子惟閔子騫字之不知何意

季氏富於周公今說周公財貨之富非是周公豈富於財貨者夫子不肯正言季氏富於魯侯故言富於周公魯周公之國封地方百里公車千乘此周公之富也且周公懿親冢宰太師元侯上公東伯尊官又輔兩朝年久如此封國之富止於千乘今季氏分而有之者不止千乘觀孟子時魯更大甚尤云方百里者五夫子時魯更大

近世言鬼神事即謂此禪說不知四十二章經未至洛陽達磨未入建康時聖賢亦多言之語曰未

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何物也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記曰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薰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吳季札葬子嬴博之間而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此後屈原賈誼知此意天地間萬物聚散皆鬼神也民社雖非即以爲學亦不可謂學也

形神相守則生相反則病相離則死

何平叔註屢空朱註用之平叔又云一說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顏子懷道深遠不虛中不能知道此說得之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與無極而太極同意一起一結也無極而太極從頭推到後原始反終從後遡到前

曾晳言志非有待於春及童冠也就是眼前一時事當承問時正是季春穿夾衣坐中又有童冠在側地又正在沂水旁舞雩左右故云然乃其所遇在此即所樂在此所志在此故也若使晳是時有

國有邑其志又必欲一國一邑之人各得其所矣夫子所以與之者只因三子是妄想皆是眼前事耳若必等待此時此景與妄想何異

論語中聖人答爲仁之問惟克己復禮章是求仁直截工夫其告仲弓子貢樊遲諸子皆隨機應答接引語所謂因材而篤也克己復禮無他只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已此工夫最易最難非是去了非禮別有一禮已禮一也禮在已中已在禮中已去則禮完矣視聽言動無非禮即喜怒哀樂之節中即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約禮即復禮諸家註約禮

處更詳之

馬季長曰在邦家必聞佞人黨多疏曰妄相稱譽也

儒言無極之眞佛言眞如道言全眞皆是言體言空道言虛儒言太極只一箇空圈中間再無此三子爲學只要還此本體不須添出萬千種私智去得一分私智本體乾淨一分克已復禮非二事外家言但盡凡心即爲聖解近之

桓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疏曰衣裳之會也穀梁傳曰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曰始於北杏終於葵丘

爲十一會或曰不取北杏陽穀始於兩鄄終於葵丘爲九會史記又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魚伯玉同時仕衛稱賢大夫聖人至衛嘗與之交故論二人言魚之直邦有道如矢直矣無道亦如矢不亦直哉有道而直可能也無道而直不可能也若伯玉則君子哉蓋得隨時順應之宜有道則仕行其志不負其官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此不但不屑苟祿不肯失身可卷而懷庶幾潛龍之德我不以不仕矯人人不以不仕嫌我人不以仕強我我不以仕狥人多少有才有行的人到無道時不

可卷懷以及於難此伯玉優於魚也有道而仕可能也無道可卷懷不可能也可字有意味若云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則易矣

管仲召忽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定也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誚死事甚難立功亦不易故仲尼但美仲之功不嫌忽之死自經溝瀆非指忽也

衛靈公無道以有人竟免於喪然仲叔圉祝鮀王孫賈皆未足爲賢魯襄公十九年衛獻公之二十三年也季札至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

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後蓋二十年而靈公立伯玉輩多尚在而靈公不能用也

齊桓在位四十三年景五十八年二君能久任管晏管晏不能爲國遠慮區區圖伯一時不知正心正家正朝廷之道仲卒而竪刁易牙開方用事竟致五公子之亂嬰對叔向憂陳氏不聞匡救之術

景老屬子荼於國高二大夫景卒五公子出奔陳乞鬬諸大夫國夏高張晏圉奔魯乞遂弒荼立陽生蓋景卒纔十年而田常又弒簡公姜竟爲田所滅

費壯邑也僖元年公子友敗莒于酈公賜之汶陽之田及費弇之有季氏自此始季世卿執政不臣費邑宰效尤數畔昭十三年南蒯以費畔定八年公山弗擾以費畔故欲得閔子宰費

聖人歌唐虞之世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此蓋不夢周公而修魯史時也鳳兮鳳兮何德衰豈狂歌哉

性言相近即見天命之性其初不能同習言相遠即見氣質之性其初不甚異

子欲赴公山弗擾佛肸之召即浮海居夷之意

性無善無不善性相近也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習相遠也有性善有性不善上智下愚不移也此三說皆不可無故孟子亦不斥其非直云乃若其情云云但說到情便與性異

戒色不必至淫污苟合雖夫妻禍第間不能以禮亦當戒戒鬬不必至爭強尚力只父兄妻子友朋童奚間一言不合忿怒相加凡一切禮貌言動稍有拂意卽麤心浮氣厲色嚴聲亦是或設計中傷陰謀巧詆鬬知報復亦謂之鬬戒得不必至損人利已忍辱冐利恃勢取盈非其義也一介不取諸

人乃是戒得三戒分少壯老各於其甚處言之要之三戒貫老壯少

包氏四乳八子之說不知出何書康成以爲成王時人劉向馬融皆曰宣王時人

魯樂官八人去國適者去此復仕之謂入者去此不復仕也

論六逸而不及朱張不知何意王弼言朱張字子弓荀況以比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恐未必然

嗟乎姓名之難傳於後世豈獨四八目所載耶孔

門三千之徒速肖者且七十今見論語纔二十七人耳

孟子

孟子至炎漢後始盛傳於世註有趙岐陸善經音釋有張鎰丁公著自善經已降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音釋二家張氏徒分章句漏落頗多丁氏稍識指歸僞謬時有至宋孫奭等作音義二卷以糾正二氏之說又因趙氏說爲正義於是孟子有趙註孫疏行於世七篇各有上下趙所分也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廩食以數百人喜鄒忌鼓

琴卒授之國政此豈知與民同樂之意乎

天子三臺靈臺觀天文時臺觀四時施化囿臺觀鳥魚諸侯無靈臺泰伯舍晉侯於靈臺周故宅也衛侯爲靈臺僭矣又云天子靈臺諸侯觀臺

孔門諸弟所問皆性命道德之旨孟子弟子所問不過古今聞見人情世變而已惟公孫丑問不動心最精切

夏諺漢註云夏禹之世民諺語宋疏統言遊豫皆巡行別言遊者有所縱而至於適豫者有所適而至於樂故遊則未至於豫豫則不止於遊也春秋

傳曰魯季氏有嘉樹晉范宣子豫焉
徵招角招爲事爲民皆以招名者孫氏云舜作歌
以康庶事鼓琴歌南風以阜民財之意恐未必然
是時韶樂尚傳於齊又世皆重韶樂角木音三分
羽益一以生其數八八六十四民之象也角亂則
憂其民怨徵火音三分宮損一以生其數六九五
十四事之象也徵亂則哀其事勞宮九九八十一
商八九七十二羽六八四十八商三分徵益一以
徵五十四而三分之每分十八於五十四而加一
十八則得七十二矣羽三分商損一以商七十二

而三分之每分二十四於七十二而損二十四則得四十八徵角放此

易牛章見聖賢過巷納牖之意先發難令其良心不覺萌動再發難令其良心勃然興起有力行之勢又發難令其以是良心而行善政蔽錮漸開而本心自見非平日自己察識天理眞機圓熟不能隨緣解縛如此

民事不可緩即兼富與教蓋安民生與民行皆以力田重農爲本務下文遂詳言之非言匹夫事也

司城宋卿貞子姓名不可考陳庾名周陳司城而

臣於陳侯也司城謚貞必正直而非邪佞者宋六卿司城在司寇之上右師左師司馬司徒之下古有司空無司城惟宋以武公名司空改司城

滑釐卽慎到墨子弟子善用兵嘗與同門三百人持魯器守宋城禦楚寇著慎子四十六篇與宋鈃同時孟子獨舉齊魯初封言者以魯伐齊而取南陽齊益不足魯益有餘非復太公周公之舊疆山南曰陽岱山之南曰南陽在齊之南魯之北

仲尼雖有天子薦之亦必不有天下當是時世衰俗薄非唐虞時比若非順天應人爲革命之事安

得寧帖武王革命後禍亂不已已不及商時仲尼不欲爲革命事觀其稱太伯文王爲至德謂武未盡善可見

史

帝嚳元妃姜嫄生子遲三妃常儀慶都簡狄皆先有子帝十四妃之子摯堯契稷皆有天下摯堯身有天下故不傳契稷久之子孫有天下故歷世永

世本云蒼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傳玄皆言蒼頡黃帝史官崔瑗曹植蔡邕索靖言古之王也徐整言在神農黃帝間譙周言在炎帝時衛氏

言當在庖犧蒼帝之世愼到言在庖犧前張揖言其爲帝王生於禪通之紀

唐堯甲辰年卽位凡一百三年帝舜丙戌年卽位凡四十八年大禹十年成湯十三年武王七年

商聖賢之君在有天下後周在有天下前故商治道盛而國祚減於周周國祚永而治道劣於商夏禹功德兼隆而前無太王王季文王後無太戊武丁祖甲故其國祚治道皆不及商周漢唐宋歷年亦永幸矣

守成之主在位逾三十年者亦不多得夏不降六

十年孔甲三十二年商太甲三十四年沃丁三十年太戊七十六年祖丁三十二年高宗六十年祖甲三十四年帝乙三十八年周成王三十八年昭王四十二年穆王五十六年宣王四十七年平王五十二年襄王三十四年敬王四十五年顯王四十九年漢武帝五十五年唐高宗三十五年玄宗四十五年宋仁宗四十二年高宗三十六年

稷至文王十五世歷虞及夏商千餘歲計每世在位皆六十餘年乃可當其數后稷至太王惟四人稱公公劉公非公叔祖類及古公也

周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有太姜太任太姒邑姜爲之配自古未有四世二百年相繼皆得聖賢爲后妃者周之子孫獨盛於夏商世祚亦最永有由然矣

世本意是中古時書今世本載仲孫玃生南宮縚又云臧孫辰爲公子彄曾孫乃春秋後人所纂

姓字從女生故上古八大姓皆從女曰姜曰姬曰嬀曰姒曰嬴曰姞曰姚曰妘

姬黃帝姓姜炎帝姓族大多賢貴盛故云雖有姜姬無棄憔悴

姓與氏異姓其本也氏其支也故曰言姓必在上言氏必在下如稱周王則曰姓姬不得曰姬氏稱四岳則曰許氏不得曰姓許今人嘗書姓其氏相襲誤耳余姓姬鄭出自周周宣王母弟友封於鄭國在華陰後遷溱洧之間爲新鄭公之子孫有以國爲氏者友卽桓公然以國爲氏亦非禮禮以王父字爲氏祝融之後封於檜國於外方之北滎波之南溱洧之間後爲鄭桓公所滅而徙居焉檜之後亦有以鄭爲氏者故姬姓之鄭黃帝出姓姒之鄭高辛出檜一作鄶故又稱邙鄶人

雙生子質家先生文家先後生其義未詳
平勃之畱少帝以俟代王也辟弒君之名也少帝
眞惠帝子也夏侯嬰之清宮也衛士呵曰天子在
內惠帝紀言少帝後宮美人子張后傳亦言後宮
人子殺其母而取之帝之幼也嘗言后殺我母我
長必爲亂此皆子長之言至孟堅史乃云少帝呂
氏子平勃不立少帝而迎代王恐有唐五王之禍
也少帝不得其終是以有齊趙楚七國之難
三代後守成令主漢文帝第一宋仁宗次之仁宗
特人才迭進迭退政事乍行乍止又有郭后事所

以不及文帝文帝近王道矣唐玄宗才高無行晚年竟致亂自古女禍最烈況楊氏又非妹妲（北平）

三王之後人君有大功於天下後世者莫如漢武帝帝表章六經於秦火之後罷斥申韓蘇張之術又開拓華夏今遼東寧夏甘肅四川雲南貴州兩廣福建幷浙東數郡皆武帝所取（變）夷爲華交州今爲安南竊攄朔方今爲胡虜巢穴右北平之大寧今畀朶顏諸戎玄菟樂浪又爲朝鮮所有此皆武帝所取故我朝輿地廣於唐宋不及於漢

漢史言匈奴漠南無王庭謂陰山之南黃河之北

也陰山在山西陝西抵北河流南折橫亘千里西出賀蘭東踰燕薊而之醫無閭重山連阜峻嶺懸崖隔閡北狄過此山後南北數千里東西數千里皆是砂礫無水草名爲太磧虜駐此人畜皆乏食若不得據陰山之南必須踰此石磧而居其北北即漠北也漠南無王庭者石磧之南陰山前後也武帝遣衛青取朔方奪陰山險要皆爲我有虜欲渡磧而南無駐牧之地故語及陰山必哭虜騎馳突嘗在太磧之外三受降城正在陰山山上瞭虜虜出沒踪跡皆見我易防禦後世棄而不守虜得

陰山又入河套於是虜日強而中國日困矣
策莫盛於漢漢策莫過於晁大夫晁策就事爲文
文簡徑明暢事皆鑿鑿可行賈太傅不及也文中
子曰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有以哉
公孫丞相布被非僞也公孫節儉惡衣食宰相封
侯而子孫貧不能存漢每下詔存卹其後司馬園
館不知公孫有否
愼勿爲才所使必欲用世荀文若身名俱喪爲何
只爲忍不住這一段才或與徐庶皆事操庶不露
其才得脫去或才露欲去不得三國人才孔明之

下卽文若文若優於公瑾孔明高於文若處只在躬耕南陽不遇玄德不相從耳玄德本漢宗人獻帝衣帶中密詔禪位玄德稱爲帝室之胄文若亦知之而不能舍操歸劉可恨也齊丘穆之豈能伯仲文若

子產在鄭孔明在蜀收拾人才足勾三四十年之用此豈門墻桃李哉庶幾棫樸矣

宋仁宗以王韶取河岷宕洮疊五州受賀於紫宸殿賜王介甫玉帶初韶既復河州會降羌叛韶圍軍擊之未征乘間復據河州韶冒險兼程入洮州

木征留其黨守河州自率衆尾韶韶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岷宕洮疊羌酋皆以城附韶軍行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萬計益宋偏安境二日蹙屢困於夷狄如洮岷河不守隴右必危而關中不可守介甫主議遣韶破西羌以安隴右不爲開邊生事

王荆公修身潔行過於韓范富歐其志在天下後世必欲一身一時任其事但不得人人似荆公耳乃不諒其心萬口交訕益不寃哉荆公自信無愧不以人言爲意誤天下矣

兩漢宰相絕無如李林甫秦檜盧杞蔡京者然檜尤甚於林甫京尤甚於杞

橫渠學術純於伊川子厚文章優於退之平津清約嚴於君實鄴侯忠諫深於宣公

唐律文章甚佳疏義亦詳博長孫趙公等所撰但目類殊不分明曰名例曰禁衛曰職制曰戶婚曰廐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鬬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高宗永徽四年十一月十九日上魏李悝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唐名例律如具法商鞅改法爲律漢律

九章又終爲戶興廐三篇幷法經百九章曹魏因漢律爲十八篇晉增爲二十篇

凡笞杖徒各五流三死二二絞斬俱贖銅一百二十斤

自生民以來困苦時多安樂時少堯舜禹三聖相承豈非極盛時然洪水之害歷鯀九年禹八年卽十七年困苦中間又有三苗之亂人生八九十歲不見困苦事豈易得哉

宋理宗庚申景定元年　元世祖卽位中統元年也是年賈似道稱臣割地納幣乞和以捷聞還朝又

庚申四月安歡帖睦爾生是爲元順帝癸酉六月
卽位洪武元年八月元亡三年庚戌殂於應昌諸
書稱順帝爲庚申君者以庚申生也

諸子

老子周子之太極圖說通書文中子此三書宜別
稱三子不當比於莊列荀楊四子

朱子言文中子論治體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
似仲舒而純粹不及予謂文中子本領純粹得聖學
正傳過仲舒遠甚朱子又言退之原道諸篇非通
所及亦恐未然退之文人何敢望文中子文中子

前有孟子後有周子餘皆不及也

聖學相傳至孔孟論者皆云直至宋儒周程始爲得孔孟之傳論孔庭從祀者益多其說孟子之後惟文中子周茂叔程明道朱晦庵之學爲正若荀況楊雄董仲舒皆大儒知學退之永叔以文章言道術又次之漢諸經師人品雖不能盡善然實有功於聖教

宋儒有功於吾道甚多但開口便說漢儒駁雜又譏其訓詁恐未足以服漢儒之心宋儒所資於漢儒者十七八只今諸經書傳註儘有不及漢儒者

宋儒議漢儒太過近世又信宋儒太過今之講學者又譏宋儒太過

朱陸之學本不同予不知學亦不知訾是禮哭師哭友哭所之各有其處朱子帥門人詣佛寺爲位哭子靜蓋斥爲禪學也趙東山贊子靜云儒者曰汝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老佛虛無寂滅是去人欲不爲一毫勢利情愛所染以故莫可絆繫天理完固眞如玄如不增不除無欠無餘強而名曰太極太虛惟虛惟極抑又何

居體認到此天地錙銖今之講聖學者專狥人欲汩於勢利情愛而可非罵老佛乎

雜言

前劫後劫無不毀之天地豈有不亡之國不敗之家不死之身乎

天地華夷之界眞有意大漠限北狄流沙限西戎滄海限東夷谿嶺限南蠻然中國自漢武以來南境漸闢西北境漸蹙東如故

外夷爲中國患者北胡爲最西羌次之南蠻又次之東夷在海中者未嘗有出入中國殘毀省府經

行深入千里者航海登岸遠不過百里
中國之水南江爲大北河爲大四夷之水北混同
江南富良江東鴨綠江西流沙河爲大
漢唐不可無朔方猶都燕不可無大寧上谷雲中
大寧今與朶顏夷矣
外家書言羚羊無一些氣味虎豹再尋他不著九
淵潛龍千仞翔鳳乎
鷺色本白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鼓
吹舊有朱鷺曲是也
材之用世者日卑一日世之忌材者日狠一日人

之生財者曰懶一日財之糜費者曰甚一日
孝友德行第一事故曰行仁之本孝友全而百行
備矣張仲以孝友入佐天子君陳以孝友出尹東
都舜以孝友爲天子
舜攝政徧于羣神周作洛咸秩無文鬼神之當敬
如此子曰敬鬼神而遠之遠之乃所以敬之也傳
說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不違之也
昆夷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不與戰
久之畏服奔竄維其喙息而已
古者釋經不敢自信故其傳不與經相參雖孔子

傳易亦然春秋三傳亦不聯經石經書公羊傳有傳無經漢諸大儒爲傳訓者往往與經別行至季長註周禮謂如此則學兩讀遂以傳入經後漢以來就經爲傳者自季長始也元凱解左傳亦合而爲一

春秋魯史本名聖人未修時名春秋修後亦名春秋詩亡然後春秋作此已修之春秋下文魯之春秋是未修之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此春秋之未修者其義則某竊取之此春秋之已修者未修時事與文猶乘檮杌既修後則事有褒貶

文有筆削矣
介甫非春秋永叔毀繫辭傳君實訾孟子兩程子
改古大學晦翁不用子夏詩序何也

羣碎錄

陳繼儒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寶顏堂祕笈及學海類編皆收有此書寶顏堂本爲陳繼儒自刊故據以排印

羣碎錄

華亭陳繼儒著

他石可以攻玉。衆壤可以益岱。讀書者。卽一字一語。何忍棄之。故題曰羣碎。羣碎王右軍語也。陳繼儒記。

親傳業者爲弟子。弟子復傳于人爲門生。故史記曰。七十二弟子傳。而歐陽公爲轉相授受者曰門生。

耳邊風。杜荀鶴詩云。百歲有涯頭上雪。萬般無染耳邊風。

今官府文移。以上臨下皆用仰字。按北齊書孝昭紀。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議之。用仰字始此。增韻資也。

前漢書丙吉傳。吉爲廷尉監。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胡組令乳養之。及組目滿當去。曾孫思慕之。吉以私錢顧組。又南史武陵王紀。以金囊擲游擊將軍樊猛曰。以此顧卿。送我見七官。謂梁元帝。此古用顧字。

陸放翁問蜀人云。攤錢傳也。梁冀能意錢之戲。注云卽攤錢也。

詩云。江有沱。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是也。濫爾雅謂春秋夏有水冬無水以濫也。

鸚鵡州南行。洲上有茂林神祠。遠望如小山。洲蓋蒋衡被山處故云。至今芳洲上蘭蕙不能生。○黃鶴樓舊傳費禕飛升于此。後忽乘黃鶴來歸。

書曰帙者古人書卷外必有帙藏之如今裹袱之類白樂天嘗以文集留廬山草堂厥亡逸宋眞宗令崇文院寫校包以班竹帙送寺余嘗于項子京家見王右丞畫一卷外以班竹帙裹之云是宋物帙如細簾其內襲以薄縐觀帙字巾旁可想也

剛卯王莽傳剛卯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金玉刻作兩行書曰正月剛卯又曰疾日剛卯凡六十六字以正月卯日作此印佩之以祓除不祥漢姓劉以劉字印金刀使金刀之利不得行也輿服志長一寸二分方六分又云剛卯漢制莽禁之金刀莽所鑄錢後復禁之

宋太宗立郡國戒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乃景煥野人閒語書中語也又云摘蜀王孟昶之文按歐陽集古錄戒碑起唐明皇特不見其詞耳又云宋高宗頒是黃庭堅書

孔穎達曰古人不騎馬故經典不見至趙武靈王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李牧日殺牛饗士習騎射始見於此又宋劉炫謂左氏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此騎馬之漸予按古者服牛乘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時始單騎

弁髦男子始冠則用之既冠則棄之

今人呼妻父曰岳翁曰丈人匈奴傳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故呼爲丈人又以泰山有丈人峰故又呼丈人曰岳翁亦曰泰山

元結以不飲者爲惡客後人以痛飲者爲惡客○投瓊卽今之擲投子投今作骰非也蓋取投擲之義而

骰字卽股字。不音投。

甘羅事呂不韋。因說趙有功。封上卿。相秦者羅祖茂。

文君當壚。壚字不從土。蓋賣酒區也。顏師古曰。賣酒之處。累土爲壚。以居酒瓮。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鍛爐。故名。非溫酒壚也。

首級。秦法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首爲一級。

漢惠帝賜金不言黃。謂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金錢。蓋一金與萬錢等也。

禮年八十有秩。故以八十爲八袠。

祖道。黃帝子纍祖。好遠游而死於道。故後人祭之。以爲行神。因享飲也。方相氏。黃帝次妃嫘母。纍祖一云帝元妃

羈縻。羈馬絡頭。縻牛靮。

無恙恙毒蟲也。能傷人。古人艸居露宿。故早相見問勞。必曰無恙乎。又曰恙憂也。又猶食人獸。○乘傳。傳以木爲之。長五寸。書符信于上。又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爲信也。如今之驛乘傳。依乘符傳而行。

陽秋卽春秋。避晉諱。故以春秋爲陽秋。

孔子無鬚。孔叢子子思告齊君。先君生無鬚眉。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今像多鬚誤。

豹直。御史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爲伏豹。取不出之義。謂之豹直。

招關。晉伐偪陽。諸侯之士門焉。叔梁紇抉之以出。今韓非呂氏書。並言孔子力能招國門之關。而不以力聞悞。

喪禮。稱哀子不稱孤子。今人父喪稱孤。母喪稱哀。

張騫無乘槎事。乘槎是海上客。

毛寶無放龜事。放龜是寶所統之人武昌軍。

老郎署顏駟事。今作馮唐用由左太冲詩誤。

諱名。司馬遷父名談。故史記無談字。季布傳趙談改名固。范曄父名泰。故後漢書無泰字。故郭泰鄭泰皆改作太。今人與父同名者改曰同本此。

天幸霍去病事。今作衞青。用承王維詩誤。

王姬。周姬姓。故王女皆稱姬。如陳嬀楚芈齊姜之後。世凡婣人皆稱姬誤。

郎官上應列宿。天文志。郎位十五星。在帝座東北。依烏郎府是也。非二十八宿。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故今稱任滿當代曰及瓜。據傳乃一年戍守耳。今例稱瓜期不當。

殿試。唐武后天授元年始。

州縣六曹。兵刑工禮戶吏。宋徽宗設。

龍鍾竹名。年老者如竹。枝葉搖曳不自禁持。

孔子主癰疽。趙岐以爲癰疽之醫。按說苑雍睢人姓名。趙岐傳之誤。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當作畫。史記田單聞畫邑王蠋賢。劉熙註畫音獲。齊西南近邑。後漢耿弇討張步進兵畫中。遂攻臨淄。卽此可證。

論語禮記中束脩束脯也。十挺爲束。延篤曰。吾自束修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註。束帶修飾也。李固奏記。梁商曰。王公束修厲節。荀羨擒賈堅。堅曰。吾束修自立。君何謂降耶。皆檢束修飾之義。與論記不同。

漢官儀。太守五馬。蓋天子六馬。諸侯五馬。又云漢制九卿則二千石以右驂。太守駟馬而已。其加秩中二千石乃右驂。故以五馬爲太守美稱。又王羲之守永嘉庭列五馬後遂援爲大守事

玄孫之子爲耳孫。言去高曾遠。但耳聞之。

楚滅陳爲縣。名始此。非始於秦。

晏駕晏晚也。天子當晨起。方崩稱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晚出也。

下官。梁武帝改稱臣爲下官。

牙郎本作互郎。取互市之義。今訛爲牙郎誤。

唐肆。今過路亭無壁者。

庶出。宋神宗問呂惠卿曰。蔗字從庶何也。曰。凡艸木種之俱正生。蔗獨橫生。蓋庶出也。故從庶。○蹈膝之

馬良馬。低頭口至膝故云。

前筵後筵。古享禮猶今前筵。古宴禮猶今後筵。杜預曰。享有禮貌。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享。宴則折俎相與共食。

舊儀。侍中親省起居。俗謂之執虎子。虎子溺器也。

尺牘。漢遺單于書以尺一牘。中行說教單于以尺二牘報漢。

屬纊。纊新綿人死置口鼻以候氣之絕否。

廁牏。牏音投。漢石奮洗親溷中廁牏。顏師古謂汗衫非也。青衫雜記。以蘇林說牏爲溷是也。

里長。隋高帝從蘇威議。以百家爲里。置里長一人。

進士科。隋煬帝大業元年始。後世因之。

矐目。矐音角。以馬糞薰之使喪明也。

叚書。叚換也。以文書換口辭也。

葭莩之親。葭莩蘆管中白衣。至薄者也。

剕刑。去頰旁毛。

絆孌婦人有汗也。絆孌月事也。

緇麑敝衣。檡褸簑衣。霢霂雨衣。

泚筆。蘸濕筆也。岑文本命吏泚筆口占。

擘張手張弩也。蹶張。足踏弩也。

叔孫通起朝儀。設九賓臚句傳。上傳語告下曰臚。下告上曰句。九賓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又言句字衍文。臚傳卽傳臚。殿榜唱名曰臚傳本此。

康莊閭雅曰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

公主。天子嫁女不親主婚。使同姓諸侯主之。故謂公。

親孫之子爲曾孫。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晜孫。晜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雲孫。言輕遠如浮雲也。

媽媽。北地馬羣每一牡將十餘牝而行。牝皆隨牡不入他羣。故今稱婦曰媽媽。蝘亦不入他羣。故爲馬蝘一名玄駒。

嬰兒。男曰兒。女曰嬰。

影國附庸也。

八尺曰尋丈。六尺曰常。五尺曰墨。十尺曰丈。一手盛曰溢。兩手曰掬。掬一升也。

三尺法。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

令甲。今人稱法令曰令甲。出漢宣帝詔。蓋是法令首卷。觀江充傳註。令乙章。帝詔令丙可知。想漢律有十

卷耳。

撝紳。謂插笏於紳。紳大帶也。撝插也。今作縉。縉帛赤色非。

梟首。百勞名梟。以其食母不孝。故古人賜梟藥死。懸其首於木。故今人標賊首以示衆曰梟首。○追蠽。趙希鵠云。追琢也。今畫家滴粉令凸起。猶謂之追粉。蠽剝蝕也。追蠽言禹之鍾款文追起處剝蝕也。今孟子趙岐註非。

寤生。左傳鄭莊公寤生。驚姜氏。杜氏註云。寐寤而莊公生。風俗通云。兒生未能開目視者。曰寤生。爲是。

孟激字公宜。孟子之父母仇氏。孟仲子名峯。孟子之子。見譜。朱子從趙氏註。以仲子爲孟子從昆弟。與譜不同。

堯封禹爲夏伯。故謂之伯禹。

春秋繁露曰。凡贄用羔羊。羊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號。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羊之爲言祥也。故以爲贄。

君平子陵皆莊姓。東漢避顯宗諱。遂易莊爲嚴。如宣帝諱荀。改荀卿爲孫卿。卿名況。

杜伯度名操。曹魏時避武帝諱。故隱操字。則知度非名也。韓愈諱辨稱杜度誤。

妄一男。漢武帝時。田千秋以訟太子冤拜相。匈奴單于謂漢使曰。漢當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

古史考曰。柘樹枝長而勁。烏集之將飛。柘樹反起彈彈烏。烏乃號呼。此枝爲弓。快而有力。因名烏號之弓。

三農者。平地山澤也。又云原隰及平地。

巴豆與蛣蜣研塗傷處。可出箭鏃。

七夕俗以蠟作嬰兒形。浮水中以爲戲。爲婦人宜子之祥。謂之化生。

六博用六棊行之。故名。又云用六隻骰。

古人鑄刀以五月丙午。取純陽精以協其數。

五月忌翻蓋屋瓦。令人髮禿。見風俗通。又云五月上屋見影魂飛。

男子入學。多用七歲五歲。蓋俗有男忌雙女忌隻之說。至冠笄亦然。按北齊李渾弟繪六歲願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約弗許。伺其伯姊筆牘之便。輒竊用。未幾通急就章。則其來久矣。

緣池池者。緣飾之名。謂其形象水池耳。左太冲詩。衣被皆重池。是也。今被頭別施帛爲緣。呼爲被池。宋子京春寒到被池用此。

周禮。方相氏歐罔象。好食亡者肝而畏虎與栢。故墓上列栢樹。路口置石虎爲此。

喪服記曰。魯哀公曰。五穀囊。起伯夷叔齊不食粟而死。故作五穀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何用此爲。

竈神姓張名禪。字子郭。一名隗。又云祝融主火化。故祀以爲竈神。鄭玄以竈神祝融是老婦非。丑己日卯時上天白人罪過。此日祭之得福。又淮南子炎帝作火。故祀以爲竈神。五行書云。五月辰日猪頭祭竈。治

生萬倍。

卿忌竈神夫人。又五經異義云。竈神姓蘇名吉利。夫人姓王名搏頭。

執明甲戌神呼之入火不燒。

參商。高辛氏二子閼伯實沈。日相征伐。帝乃遷閼伯於商丘主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故辰爲商星昏見。參爲晉星曉見。二星晝夜不相見。

俗以初五十四廿三爲月忌。蓋三日乃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爲君象。故民庶不敢用。

冬至後餘一日則閏正月。餘二日則閏二月。餘十二日則閏十二月。若十三日則不閏。

堯元年至萬曆元年癸酉。計三千九百六十二年六十七甲子。

洪武十七年甲子爲中元。正統九年甲子爲下元。弘治十七年甲子爲上元。嘉靖四十三年甲子爲中元。

雪多作於戊己日。凡遇戊午己未日天必變雨。遇亢壁二宿值日則免。餘宿不可免。

三垣二十八宿。中外宮計二百八十三座。一千五百六十五星。皆守常位是謂星。

市井。古井田因井爲市。故稱市井。

三吳。漢分會稽吳興丹陽爲三吳。

漢高帝時。田橫死。從者不敢哭。隨板鼓哀。故承以爲挽歌。漢武時李延年分爲二。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

字數。沈約韻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廣韻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

行李。左傳李本作𡰥。𡰥古文使字。宋方勺云。按黃帝有李法一篇。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則李與理通。人將行先治裝也。

卯本柳字。後借爲辰卯之卯。北本別字。後借爲西北之北。

敬字從蓍音棘非苟也。從支非文也。

皋古罪字。秦以皋似皇字改爲罪。

對掌下從口。漢文帝以口多非實改從土。

劭從刀。劉宋太子名劭。而惡字文爲劭刀。改刀爲力。

峻音雖或作陖。赤子陰也。老子云。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

天田星爲靈。在辰位。故農字從辰。

諡法司馬法俱周公作。

杜子美詩。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蓋玉帳乃兵家厭勝之方位。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其法出黃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巳爲玉帳。

豫音篆。玉不琢不成器。當作豫。

隋古用隨。楊堅以其近遁走。去辵作隋。

陣古用陳。王右軍小學章。旁作車爲陣。

影古用景。葛洪撰字苑始加彡爲影。

留落不偶。霍去病諸宿將。嘗留落不偶。註。留謂遲留。落謂墮落。今作流落誤。

潁陽。漢以火德王。忌水。故去水加隹。以洛陽爲潁陽。魏士德。故仍從水。

蹇不載姓苑。下有蹇字。音義同。註曰姓也。則蹇當作蹇。春秋蹇叔亦應作蹇。傳寫之誤耳。

焦永。焦肥肉也。

乾沒。得利爲乾。失利爲沒。與陸沉義同。

乘勝逐北。北音佩。敗也。

弔字矢貫弓也。古者葬棄中野。禮貫弓而弔。以助驅鳥獸之害。今從口從巾。失其義矣。

石敢當。五代漢劉知遠時勇士。謂其勇無人能當耳。

祠山張大帝張秉。武陵人。一日行山澤間。遇仙女謂曰。帝以君功在吳分。故遣相配。長子以木德王。其地故且約踰年酉會。秉如期往。果見前女歸子曰。當世世相承。血食吳楚。後生子渤。爲祠山神。神始自長興自疏聖澤。欲通津廣德。使化爲猏。役使陰兵。後爲夫人李氏所見。工遂輟。故避食猏。

荷堅拂蓋郎夏默等三人。長至一丈九尺。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

王蒙長三尺。張仲師長二尺二寸。

安祿山三百五十斤。司馬保八百斤。孟業一千斤。

尙長字子平。范曄尙作向。

馬援路博德。俱爲伏波將軍。

鯀卽鯀字。鯀死化爲玄魚。故合而爲字。

祖士稚。祖逖字也。作士雅者誤。

蔡襲。蔡邕子。襲子名睦。又按羊祜邕外孫。則女亦不止文姬。

元紐憐太監請於朝。謚杜甫爲文貞。見張伯雨跋語。

樂說告韓信反。封愼陽侯。享國五十一年。至孫買之。棄市國絕。

賁赫告英布反。封期思侯。享國二十九年無後。○陶穀本姓唐。避晉祖名改。小字鐵牛。

衞青父姓張。楡康父姓奚。文彥博父姓敬。

苦吟孟浩然眉毫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至走入醋甕。

申棖史記作申黨。家語作申績。績卽黨也。後漢王政云。無申棠之欲。其爲悞寫無疑。今棖黨並祀。是以一人爲二人也。黨字子周。縣亶孔子弟子。字子象。史記作縣豐。向未從祀。

閼止宰我與田常作亂。夷其族。見史記。按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作亂者乃閼止。止字子我。字與宰予相似。故悞以爲宰我。

南華老仙。唐天寶元年。封莊子爲南華眞人故名。

野雞。漢呂后名雉。改雉爲野雞。

醉如泥。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則醉如一堆泥。故時人譏周澤曰。一日不齊醉如泥。

張騫使塗林安石國。得榴。故名安榴石榴。

露葵。蔡郎父名純。因名蓴菜曰露葵。

桑惟翰曰。唐末文人謂芍藥爲婪尾春。蓋婪尾酒。乃最後之盃。芍藥殿春故名。

聖僧。揚州人呼楊梅爲聖僧。

子氈。北方毛段細軟者。書鳥獸氈毛是也。今訛爲紫耳。

織絲。織音志。今訛爲注絲。又轉訛爲紵絲。音宁非注也。見鄭氏釋文。

幞頭。今訛爲僕頭。幞音伏。與幞被之幞同。起周武帝。以幅巾裹首。故云幞頭。

笛本四孔。京房加一孔于後爲商聲。本黃帝後伶倫作。

染黃帝觀鼅翟艸木之華。乃染五采爲文章。

鷓鴣音鹿專。郭璞云甞也。

偏提。卽注子。唐改曰偏提。又說郛云。猶今酒鐄。〇鉛槧。槧板長三尺。謂以鉛刻於槧而書之。木可修削。故簡板稱教削。

戩戔栈也。所以係舟。亦云梓柯。梓柯那出此材。所以得名。

耽音餌。羽衣一名兜鍪。劉備好結耽。

朱紱卽朱裳。畫爲亞形。亞古弗字。故因謂之紱。亦作黻。

緡錢。緡絲也。以貫錢。錢一百曰一緡。

漢魏以前。戴幅巾。晉宋用冪羅。後周以三尺皁絹向後幞髮。名折上巾。

三代兩漢用馬車。魏晉至梁陳用牛車。唐雖人主妃后。非乘馬卽步輦。自郊祀外。不乘車也。

漢明帝聽劉峻女出家。又聽洛陽婦阿潘等出家。此國中尼姑之始。

何充捨宅安尼。此尼寺之始。

隋文帝以沙門彥崇爲學士。命僧以官始此。

左傳云。國狗之瘈。無不噬也。杜預注云。瘈狂犬也。今云獦犬。宋書云。張收爲獦犬所傷。食蝦蟆膾而愈。又椎碎杏仁納傷處。卽愈。

桐花飼猪肥大三倍。

鼓三百三十三搥爲一通。

角十二聲爲一疊。

玉巵無當。當底也。

東方光明電王名阿揭多。南方光明電王名阿羝嚕。西方光明電王名主多光。北方光明電王名蘇多末尼。善男子女聞是名字。及知方處者。遠離一切怖畏雷電災橫之事。

梁簡文舡神名馮耳。五行書云。下舡三呼其名。除百忌。又呼爲孟公孟母。劉思眞云。玄眞爲水官。死爲水神。

岳飛死。獄卒隗順負其屍踰城。至北山以葬。後朝廷購求葬處。隗之子以告。及啓棺如生。乃以禮服斂焉。隗順史失載。

陶人之爲器有酒經焉。晉安人盛酒似瓦壺之製。小頸環口。修腹受一斗。凡饋人書一經。或二經。或五經。他境人不達其義。聞五經至。束帶迎于門。乃知是酒五餅爲五經也。

勒畢國人長三有翼。善言語。有鳥如蠅。聲遠聞。狀如鸚鵡。名細鳥。

鳳子大蝶。見韓偓詩。

晉書曰。犬黑頭畜之令人得財。白犬黑尾世世乘車。黑犬白耳富貴。黑犬白前兩足宜子孫。黃犬白耳世世衣冠。

周周鳥名。首重尾屈。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羽而飲。

鷁水鳥。能厭水神。故畫於舟首。

肉樹端溪猪肉子大如盃。炙食之。味如猪肉而美。

酒樹椰也。似酒甘而薄。亦不堪飲。若頓遜國樹葉汁。取停之數日。卽爲佳酒。枸樓國仙漿。取之樹腹中。青田核以水注之。少頃成酒。乃眞酒樹也。

渠荅。鉄蒺藜。欹劂。曲刀也。

不落酒器名。白樂天詞。銀不樂。從君勸。

桃笙。宋魏之間方言。謂簟爲笙。桃笙以桃竹爲簟也。桃竹葉如櫻。身如竹。密節而實中。犀理瘦骨。見柳子厚詩。

豆腐。淮南王劉安所作。

觶。尊。尊酒器也。六尊爲觶。

今人作書。及可唉事。便云呵呵。出石季龍載記。石宣殺弟石韜。乘素車從千人臨韜喪。不哭言呵呵。似胡語。

世言開春出楚辭。開春發歲風。

今人謂避人爲畔。陳後興齊雲觀。謠曰。齊雲觀。寇來無際畔。

南越稱男曰珠。化女曰珠女。貴珠也。

今人呼藏酒器曰曇。抱朴子曰。曇是鴆鳥之別名也。

今之卜者以錢。蓋唐時已用之。賈公彥儀禮註云。以三少爲重錢。重錢九也。三多爲爻錢。爻錢六也。兩多

一少爲單錢。單錢七也。兩少一多折錢錢八也。

中酒有曰惡。李後主詩。酒惡時拈花蘂嗅。蓋鄉語也。又曰倒壺。

枕譚

陳繼儒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寶顏堂祕笈及學海類編皆收有此書寶顏堂本爲陳繼儒自刊故據以排印

枕譚

枕譚目錄

張玄　紫濛
新都　二庭
重較　叱撥
舉案　偶語
曹娥碑　子姬
麥金　遂
太形　廣文選
條脫　服妖
射烏　弄
盜竽　仁祠
結　側生
伊傅　五大夫
狄香　町疃

榮愚
青井
措大
蔡宮
聾蟲
鏡聽
左祖
半楚
落月
佩魚
銀鐺
檀暈
洗馬
丈夫
轂擊

宣室
宮燭
鳩杖
令甲
茗
長流
小鳳小儀
書雲
神瀵
稐眠
萬城
亭堠
渴筆
頻宮
趙九齡

任誕
泰峯
化益
楓天衆地

枕譚目錄

枕譚

華亭陳繼儒撰

吾黨讀古人書。往往承襲紕繆。至有近在目前。可以意解者。乃不能互相揚搉。殊足邪揄。偶與兒輩洗鴈而譚之。隨譚隨錄。藏於枕中。

張玄

晉書謝安傳。謝玄北伐苻堅。下遽云安與玄圍碁。玄上去一張字。讀者知爲何玄耶。按張玄與謝玄同名。人號南北二玄。

新都

後漢書志注。王莽新都在南陽。今蜀之新都非莽所封。

重較

漢世有諺語云。仕進不止車生耳。謂其重較也。

舉案

孟光舉案齊眉。說文案几屬也。用修引張平子何以報之青玉案。謂以爲青玉盤。且云孟光一婦人。安能舉案。則用脩以案爲今案桌耳。以案作盤尤無據。按楚漢春秋。淮陰侯謝武涉漢王賜臣玉案之食。則是玉盤而下有足者曰玉案。故說文以爲几屬耳。或于案中別置器。或竟置食。若孟光則力能舉石臼而況

一案乎。

曹娥碑

按世說注。曹娥碑在會稽。而魏武德祖未嘗渡江。

麥金

梁鴻傳載鴻詩二首。麥含含兮方秀。刻本皆如此。葛文類聚引之。作麥含金爲是。金與含相似。而衍爲二字也。當表出之。

太形

楊用脩引列子太行爲太形。此亦一證。

條脫

條脫臂飾也。一作條達。又作跳脫。蓋傳寫之誤也。

射烏

傳言。羿日落九烏。烏最難射。而一日得九。言射之捷也。後世遂以爲日鬬矣。

盜竽

老子。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此之謂盜竽。竽者五音之長。竽唱則衆樂皆和。大姦倡則小盜和。故云盜竽。今本誤作盜夸。字相近故也。

結

韓文石鼎聯句序。長頭高結。喉中作楚語。結字斷句音髻。義同。

伊傳

秦漢前書文多況喻。伊尹負鼎於湯。謂有尹鼎鮑之才也。橫義者。遂以爲庖人誣矣。說築傅巖之野。築之爲言居也。猶卜築之築。求之而不得。遂謂起於版築。雖孟子亦云誤矣。

狄香

張衡同聲歌。鞮芬以狄香。鞮履也。狄香外國之香也。謂之香薰履也。近刻玉臺新詠。及樂府詩集。改爲秋香。太謬。

紫濛

宋人送中國使臣使契丹詩。以青瑣對紫濛。人多不知出處。按晉書慕容氏邑於紫濛之野。蓋以慕容比遼。是時宋遼方結好。故臣僚送別紀行之詩。略不譏刺。此用紫濛字。亦隱而妙矣。方虛谷注云。紫濛虜中館名。妄猜語耳。

二庭

唐詩。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二庭者沙鉢羅可汗建庭于淮合水。謂之南庭。吐陸建牙于鏃曷山。謂之北庭。二庭以伊列水爲界。所謂南單于北單于也。近有註唐音云。二庭未詳。如此尙未核。何以註爲。

叱撥

唐詩紫陌斷嘶紅叱撥。叱撥馬名。

偶語

漢高帝既定天下。未嘗及封功臣。而諸將聚沙偶語。以留侯言。先封雍齒。乃人人自安。今按功臣年表。曹參至陳平等九人。以十二月甲申以次而封。張良至陳豨十三人。以正月封。雍齒與郭蒙以戊午封。而諸將陳武等。以三月內申庚子等日相繼而封。然則曹參諸公。遠者先三十四日。而偶語輩僅陳武等二十餘人耳。此曹非有大功。何敢偶語。意者歸美留侯之溢辭。未可知也。

子姬

殷之德陽德也。故以男書子。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女書姬。

遂

遂與歲通用。史記註引陸賈楚漢春秋云。三老董公八十二遂。封爲成侯。遂卽歲也。又古作㚔。

廣文選

阮嗣宗碑。乃東平太守嵇叔良撰。而廣文選妄改良作夜。不知叔夜之死先於阮也。中山王文木賦。乃以文爲中山王名。而題作木賦。宋王徽咏賦。乃誤王爲玉。而題作徽咏賦。下書宋玉之名。不知王徽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而疎謬如此。殊誤觀者。

服妖

晉傳玄奏議云。婦喜冠男冠。衆亡天下。何晏服女服。亦亡其身。內外不殊。王制失序。此服妖也。

弄

南史。東昏侯被弒於西弄。西弄宮中別道。如永巷之類是也。元美游洞庭山記載風弄。卽衖也。人多不知。

仁祠

後漢楚王英傳。遠黃老之微言。尙浮屠之仁祠。仁祠指佛寺。唐時多以寺爲仁祠。權載之詩。逸氣凌顯淸。仁祠訪金碧是也。溫公通鑑綱目。以祠爲慈。並非。

側生

左思蜀都賦。旁挺龍目。側生荔支。張九齡荔支賦云。維觀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誚。杜子美絕句云。側生野岸及紅蒲。不熟丹宮滿玉壺。諱荔支爲側生。雖本之左思張九齡。然以時事不欲直道也。黃山谷題楊妃病齒云。多食側生損其左車。則又好奇故耳。

五大夫

今人稱泰山五大夫。俱云五松樹。而不知始皇上泰山封祀。風雨暴至。休於松樹下。遂封其樹爲五大夫。五大夫秦官名。第九爵也。此可證千古之謬。

町疃

詩。町疃鹿場。毛萇云。鹿跡也。說文云。町疃禽獸所踐處。漢儒解經如此可笑。原詩人之意。謂征夫不歸。町疃之地。踐爲鹿場。非謂町疃卽鹿場也。按左傳町原防井。衍沃千寶注。平川廣澤。可井者則井之。原阜堤防不可井者則町之。町小頃也。町疃皆說田野。

罘罳

段成式云。士林多稱雀網爲罘罳。其誤如此。按漢書罘罳屏也。復也。臣朝君至屏。所奏之事於下。又按劉熙釋名曰。罘罳在外門。罘復也。臣將入請事于此。復重思也。今之照墻也。

青茅

史記豫讓漆身爲癩。吞炭爲啞。其妻不識。其友識之。不言何人。初學皆不知。按呂覽襄子馬卻不前。時事則青茅也。

措大

今人不知措大之說。李濟翁載四說。其一以士人貧居新鄭之野。以驢負醋而鬻。邑人指其醋馱而名之。又曰鄭有醋溝。士人多居其溝。州之東以甲乙名族。故曰醋大。皆自鄭地起也。濟翁以爲皆謬。曰謂其能舉措大事而已。

蔡邕

昔人謂蔡邕無子。邕傳亦不言有子無子。書悉以授王粲。按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母弟。祜討

逆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然則邕實有子。其女亦不止文姬一人可知。此可補傳缺。

聾蟲

淮南子。馬聾蟲也。用脩以爲奇語。按龍無耳。牛耳皆實。其聽皆以角。可稱聾。若馬則彼此能相語。何言聾也。

鏡聽

李廓王建皆有鏡聽詞。鏡聽。今之響卜也。

左袒

爲劉左袒。爲呂右袒。昔人頗以絳侯爲失計者。王應麟曰。考之儀禮鄉射疏。凡事無問吉凶皆左袒。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禮。皆左袒。惟受刑則右袒。故覲禮云。右肉袒。註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是攷之。勃誅呂之計已定。若爲呂則有刑。故以右袒令之耳。吳興陳霆則云。淖齒弒齊王。王孫賈入市中呼曰。淖齒作亂。從我誅淖齒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若以袒右當受刑。則市人從討者亦當刑耶。應麟自爲得情。而不知其已屈于陳氏矣。情皆未得情也。勃老將也。已預知衆心歸劉。而不能無疑于呂氏之有黨。蓋令一下而間有遲疑未決者。立誅之以令衆。如楊素朱滔之舉耳。豈至此而始覘人心之向背哉。

平楚

謝朓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楚叢木也。登高望遠。見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即詩所謂平林也。

落月

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言夢中見之。而覺其猶在。即所謂夢中魂魄猶言是覺後精神尚未回也。詩本淺。宋人看得深。反晦矣。

佩魚

佩魚始於唐。永徽二年以鯉爲李也。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龜。以玄武爲龜也。杜詩金魚換酒來。蓋開元中復佩魚矣。

鋃鐺

鋃音狼。鋃鐺大鎖也。後漢書。崔烈以鋃鐺鎖。今多誤鋃作銀。至有銀鎖三公腳。刀撞僕射頭之句。其傳誤習舛如此。

檀暈

東坡詩。鮫綃剪碎玉簪輕。檀暈粧成雪月明。肯伴老人春一醉。懸知欲落更多情。按畫家七十二色。有檀色。淺赭所合。婦女暈眉色似之。人皆不知檀暈之義何也。

洗馬

洗馬。洗先也。騎而爲太子先導也。

丈夫

按禮十尺曰丈。男子成人之極也。夫者膚也。其智膚敏弘教也。

轂擊

蘇秦稱臨之淄中。車轂擊以爲盛。其義何居。按樂府云。齊人本好轂擊相犯以爲樂也。

宣室

淮南子。紂拘子宣室。悔不誅文王。則宣室乃繫所。漢不宜名齋殿。

官燭

丹鉛餘錄云。宋官燭香。煙成五彩樓閣龍鳳文者。疑是蜃脂所成。

鳩杖

續漢禮儀志云。仲秋之月。賜八九十老人杖。杖端有玉鳩。鳩不咽之鳥。蓋取不咽也。風俗通記漢高故事。恐未可據。

令甲

今人稱法令曰令甲。然攷漢書。有令乙令丙。則漢律當有十卷。

茗

古傳註。茶樹初採爲茶。老爲茗。再老爲荈。今概稱茗。當是錯用事也。

長流

古呼治獄參軍爲長流。人多不知。按帝王紀云。少昊崩。神降于長流之山。於祀主秋。秋官司寇。主刑罰也。故取秋帝所居爲嘉名也。

小鳳小儀

唐人以中書舍人爲小鳳。蓋以中書省爲有鳳池也。又謂儀部之長曰大儀。員外曰中儀。主事曰小儀。見鄭谷集。宋人猶襲之。張天覺自小鳳拜右揆是也。

書雲

詩人冬至用書雲事。宋人小說爲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獨以爲冬至事非也。按春秋感精符云。冬至有雲迎送日者來歲美。宋忠註曰。雲迎日出。雲送日沒也。冬至獨用書雲蓋指此。

神灪

陳希夷詩。倏爾火輪煎地脉。愕然神灪湧山椒。神灪字甚奇。而不知其出於列子。卽易所謂山澤氣相蒸。雲興而爲雨也。

稐眠

楚詞遠望兮阡眠。呂延濟曰。原野之色也。按說文。稐眠山谷青稐稐也。則阡眠字當從稐眠。

萬城

左傳方城以爲城。方本万字訛耳。唐勒奏士論曰。我是楚也。世伯南土。自越以至葉番。弧鏡萬里。故曰萬城。

亭堠

升菴有紀行詩。山遞延鷺堠。江繞畫烏亭。用事甚僻。而不知出處。按元魏改官制。以候望官爲白鷺。取延望之意。其時亭堠多刻鷺像也。上句用此。漢明帝起居注。帝巡狩過亭障。烏鳴。亭長引弓射中之。奏曰。烏烏啞啞。引弓射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帝悅。令天下亭障皆畫烏。下句用此。

渴筆

唐徐浩書張九齡司徒告身。多渴筆。謂枯無墨也。在書家爲難。

頻宮

白虎通。諸侯之學曰頻宮。今或盡作璧宮者非。宜作璜宮。

趙九齡

紹興甲寅乙卯間。劉麟薄虜南侵。時車駕駐平江。有趙九齡者。策士也。請決淮西水以灌營。上不能用。而虜已實偵知之矣。已而韓世忠得虜酋約戰書曰。聞江南欲決淮西水以浸吾軍。書到明日。虜即退師。當時但以爲卻敵之功。而不知九齡之力。蓋陰庇之也。

任誕

世謂任誕起於江左非也。漢末已有之矣。仲長統見志詩曰。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撤滅風雅。鄭泉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千歲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甕。實獲我心矣。二子蓋劉阮之先着鞭者也。

忝

方言。吳有忝娥之臺。束晳賦。朝享五鼎之奉。夕宿忝娥之戶。忝卽七也。大玄七政。亦作忝。褚河南書枯樹賦。亦作忝。

笨

笨音奔。去聲。粗率也。晉書豫章太守史籌肥大。時或目爲笨伯。宋書王微傳亦有麤笨之語。朱子語錄云。諸葛亮只是笨。不知笨字乃書作盆。而以音發之。噫。諸葛豈笨者耶。字尙不識。而欲譏訶諸葛乎。

化益

世本云。化益作井。宋衷曰。化益伯益也。荀子成相篇傳。禹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皐陶橫革直成爲輔。呂氏春秋云。得皐陶化益。眞成橫革之交。五人爲佐。化益卽伯益。眞成卽直成也。

楓天棗地

張文成太卜判。有楓天棗地之語。初不省所出。後見乃六典三式云。六壬卦局。以楓木爲天。棗心爲地。乃知文成用此。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古言類編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朱